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页

第一章　冯云山的家世

一、冯云山的家乡

关于冯云山的家乡，当时清方一些记载说："（冯）云山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大黄江思旺圩人。"① "伪南王七千岁，广西浔州桂平人。"② 这些说法，显然是把冯云山深入桂平开拓革命基业误定为桂平人。其中大黄江即桂平江口圩，思旺圩则属于平南县。清方把分属两个县的两个圩镇混为一谈，更加证明这些记载不可靠。

据太平天国文献《天情道理书》记载说："南王籍隶广东"③。比《天情道理书》还早三年，即一八五一年的《洪大全供出盗营逆匪名单》中指出："冯云山……广东花县（人）"④。现在所能看到的关于冯云山籍贯的最早的原始资

---

①《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8册，第47页。

②《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69页。

③《太平天国》，第1册，第371页。

④ F。O。682、137、8、4。转引《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第273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2页

料，是一八五〇年《冯云山胞弟冯亚戊供词》。供词中说："住（花县）禾乐地庄"①。供词现存英国国家档案馆。其中所说的"禾乐地庄"，即地处洪秀全的故乡官禄埠北面两华里的禾落地村。此地属于全境多山的丘陵地带，与林益、石头岭、上屋等村连成一片。村民多是从广东东部移居或逃荒到这里来的客家农民；"冯云山亦花县狮岭客民"②。

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口急剧增加。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全国人口三亿零四百三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人，到了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时已增加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八人。仅半个

①F. O. 682. 253. A. 8。

②见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第4册，第598页。又华南师大（原华南师院）历史系调查资料中对冯云山的故乡有更为具体的说法："冯云山故乡冯姓老人众口一词说：'我们姓冯的是从龙川县石灰窑村迁来的，始祖是贞定公兄弟二人。他们一来花县就住在狮岭，狮岭圩就是冯姓开创的。贞定公居狮岭之后便与廖氏、王氏结了婚，生下恩连公（即冯云山父亲冯炳隆）等六个孩子。除第三、第五个孩子没有后代外，其余后人都分居在附近的双龙、四合、六王等村，恩连公住狮岭尾，冯云山就是他的后人。'"冯云山的出生地，据花县振兴大队老人冯清说："冯云山的祖辈原来住在狮岭尾，就是冯纪生现住的这个村（冯纪生自称是冯云山第四代孙，现住狮岭公社联合大队新联生产队），是在冯云山的父亲时迁到禾落地的。后来，禾落地被清政府派人烧毁，他的后人又搬回这里来住。"联合大队陈冠娇老人说："冯云山是我们松生人，他是恩连公生的，他家人多，周围迁走很多人，冯云山也迁往禾落地，他父亲带着他走的。"振兴大队老人冯天华说冯云山的父亲"先前住在狮岭尾，后来迁到禾落地。"这些口碑资料为文献记载所缺，可供参考。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3页

世纪的时间，全国人口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净增一亿零八百五十多万人。同一个时期，广东人口由一千六百一十七万五千六百六十七人，激增到二千七百零四万八千零九十一人。半个世纪的时间，广东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七，净增一千零八十七万人。广东人口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全国的速度。①而土地面积却增加不多。以广东的花县为例，平均每人只有一亩地左右。②耕地严重不足和人口的增加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更严重的是，在清朝的反动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疯狂的侵略下，租赋倍加，鸦片倾销，洋纱、洋布输入，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崩溃。例如，当时花县拥有手纺织机的机户数约占全县总户数的一半，“邑中女红以纺织为业。近洋纱自外国至，质松价贱，末流趋利，以充土纱，遂多失业。”③加上水、旱、风、虫等自然灾害频仍，弄得民不聊生，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于维持。农民没有种子，向地主借谷花百斤，三个月后连本带利还三百斤。所谓“米价腾贵”、“饥群聚变”④，卖田卖地、卖儿卖女、破产流亡，比比皆是。冯云山故乡和全国一样，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卢邦（大王邦）、邝彩（大只彩）领导农民起义，“结党甚众，四出劫掠”，横行于广州、花县一带，给清朝地方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①以上参照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52、253、262页。

②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62－463页。

③《花县志》卷6，《实业志·布类》。

④《宋廷桢墓碑记》，花县洪秀全故居展。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4页

二、冯云山的家庭

过去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冯云山出身于地主家庭①。也有少数的同志认为冯云山"在阶级成分上属于中农"②。我们过去曾对冯云山的家庭作过一点考证，认为不属地主而属于农民③。

有些同志根据《天情道理书》上记载的"南王籍隶广东，家道殷实"一语断定冯云山属于地主家庭。这个结论是缺乏充分的根据的。其实，《天情道理书》上这个记载，说的是冯云山的家境比较宽裕或富足，主要是指家庭的生活状况而言，并没有明确记述其家庭的经济来源。生活状况和经济

①华南师大（原华南师院）历史系有的同志认为："冯云山的家庭出身，并非一般的富裕农民，而是地主。花县狮岭公社前进大队贫农罗国华（据称是冯云山的外孙女的儿子）说：'冯云山父亲在禾落地建有九厅十八井的房子，田有一百多亩到二百亩左右，有山林三百亩，还有一间瓦窑。'狮岭公社联合大队贫农冯纪生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带我到禾落地给我说，我祖公冯云山有一百多亩田，还有百多亩山地。禾落地的田是什么时候卖的，我不清楚，经我父亲手交给我二亩多田，三亩多地，他说这些田地是作纪念的，饿死也不能卖。因为这些田地离狮岭尾比较远，无法耕种，就租给别人种，我小的时候还收过租。'进兴大队老人冯清也告诉我们：'听老一辈讲，冯云山屋前有几百亩田，还有山岭与房屋。'"

②胡绳，《洪秀全与冯云山》，《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10期。

③《冯云山的家庭出身》，《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民国时期有初凰谈虎客（即韩文举）的《满清纪事》卷首也有此说（载《中国近世秘史》第2册，托名为日人所作）。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5页

来源虽有一定的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冯云山的家庭，生活状况比较宽裕或富足，其经济来源还可以有不同的情况和理解。在未弄清冯云山的家庭经济来源之前，仅凭他的家庭生活状况比较宽裕或富足就定为地主，难免有推断之嫌。近年来有的同志又根据冯云山家庭的一些传闻，说冯云山家有田地数百亩，其子孙还卖掉"几十亩田"，后来还留下一些薄田作"纪念"云云，从而更加肯定冯云山的家庭属于地主无疑。其实，这些口碑材料是值得怀疑的。早在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花县牟令挖掘洪秀全冯云山祖坟，并执冯云山家属"，冯云山本人在广西全州阵亡，袭位的幼南王在天京失陷后被俘杀，冯云山一家被剿门灭族，他的家乡被夷为平地，他的土地财产也被没收，所谓冯云山留存大量田地传世及其后人卖田的说法，至少不符合清方血腥镇压冯云山一家的史实。

根据冯云山弟弟冯亚戊的供词，我们对冯云山的家庭成分的了解，才有了比较可靠的依据。《冯亚戊供词》说："住（花）县禾落地庄，父亲已故，母亲胡氏，年五十余岁，兄弟二人，哥子冯乙龙（即冯云山）年三十余岁。哥嫂练氏，生有侄子三个，大侄子冯癸芳，年十二岁，业已出继。二侄冯癸茂，年九岁，三侄冯癸华，年七岁。小的（冯亚戊）居次，娶妻黎氏，儿子一个，女儿二口。……平日耕种为生。……（金田起义前夕冯云山派人回花县搬取眷属）寄有口信说该省（广西）地方贼乱平靖，田地无人耕种，招徕民承耕，叫小的（冯亚戊）与伯叔子侄前往垦种的话。"①除

①F、O、682、253、H、8。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6页

《冯亚戊供词》外，清吏查访冯云山家乡的奏报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同时还明确指出："冯云山即冯乙龙，向在家教读"。①这些原始记载，除了说明冯云山家庭人口众多的情况之外，还有关于冯云山家庭"平日耕种为生"和冯云山本人"向在家教读"的情况。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了冯云山的家庭主要成员，是从事耕田种地的劳动和教书来维持生活的，是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农民，而不是不劳而获的地主。

冯亚戊供词中提到了冯云山带回家乡的口信，毫无疑问，这是冯云山掩护家人参加金田起义的一种策略，但也清楚地表明，冯云山家庭的土地和财产确实不多，而且确实是靠自己劳动生活的，因而他们应召离乡别井，远适广西承耕，可能可信。只有这样，才能够瞒得过封建官绅的耳目。否则，象有些口碑资料或某些同志的研究那样，认为冯云山家庭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是不劳而获的地主，那末所谓冯云山劝家人入广西承耕的口信，显然是舍本逐末、弃近就远的违反情理的事。足智多谋的冯云山是不会定下这种拙劣的计策的。所以，那种认为冯云山家庭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说法，是经不起反证的。

至于冯云山的祖屋比较大，这是可能的。从现在残存的屋基来看，长三十七步，宽十三步，相当于八、九间小平房。说明冯云山的祖辈的生活还是比较宽裕和富足的，也就是"家道殷实"的意思。但是到了冯云山时，人口繁衍已比上一代增加数倍，而且是"同居"的②。八、九间平房住上

①F、O、682、68／4。

②《花县官吏密查冯云山及其眷属情形禀报》，F、O、682、68／4。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7页

冯云山兄弟及其伯叔子侄四、五家人，这些祖屋已不见得有什么宽余了。若以祖屋比较大作为依据，说明冯云山家庭是地主，也是难于成立的。况且冯亚戊供词还说到冯云山的长子“冯癸芳，年十二岁，业已出继”。在旧中国的社会里，卖儿卖女或过继子女，尤其是过继长子，对于地主家庭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在劳动人民中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冯云山长子过继一事，似可作为冯云山并非地主家庭的又一点佐证。

此外，我们还可以找出若干史实，作为冯云山家庭并非地主的旁证。

第一，《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述洪秀全、冯云山两人于一八四三年在家乡撤去孔子牌位而失去教席后，“彼等家计贫困，无以为生”。如果说冯云山家庭是地主，当不至于失去教书这一点微薄的收入，以致造成家贫无以为生。足见冯云山执教所得的束脩，乃是冯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第二，《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一八四四年洪秀全冯云山离乡别井，“沿途贩卖笔砚为生”，生活比较清苦。如果冯云山家庭是地主，家人又容许他外出，他就不致于非靠贩卖笔砚来维持清苦的生活不可。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广西分手后一别三年，不知冯云山的下落。一八四七年，当洪秀全再次入广西寻找冯云山时，他的路费是靠在清远教书的族弟洪仁玕接济，而不是靠日夜思念亲人的冯云山母亲或冯云山妻子的资助，这也可证明冯云山家庭并不富裕。

第三，冯云山和洪秀全一样，虽然“才干明白”，但屡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8页

试不售。在当时卖官鬻爵十分盛行的情况下，如果冯云山是家财万贯的地主，就不至于被排斥在科场之外，直至断绝了仕途之路。

第四，冯云山的家乡禾落地与洪秀全的家乡官禄坳一样，都是当时的小村、穷村，禾落地更是贫瘠的山村。这一带的田地，主要集中在毕村毕姓的地主和官僚宋廷桢之手。冯云山的族人迁居禾落地的时间不太久，虽惨淡经营，但毕竟不是一下子就能发迹起来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不高。据说禾落地本村没有出过什么大富户，则冯云山家庭属于地主的说法，也不大符合该村的实际情况。

以上事实，说明冯云山的家庭，并不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是依靠耕田种地和教书的劳动所得为生。显然这样的经济地位，不属于地主，而应该属于农民，基本上是自种自食的自耕农。

三、冯云山的生年

关于冯云山的生年，史无明确记载。所以，对于冯云山的年龄，众说纷纭，差别颇大。汪堃的《盾鼻随闻录》卷一说："冯云山……年三十余岁"①。谢介鹤的《金陵癸甲纪事略》说："伪南王七千岁……年三十余"②。《洪大全供出

①《太平天国》第4册，第354页。该书还说到洪秀全"生于嘉庆壬申岁（即一八一二年）""韦镇（韦昌辉）亦三十余岁"、杨秀清"亦三十余岁"。

②《太平天国》，第4册，第669页。该书记洪秀全"现年（一八五四）四十三岁"。杨秀清"现年三十二岁"，萧朝贵"年最小"，韦昌辉"现年二十九岁"。石达开"现年二十三岁"，都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9页

盗营逆匪名单》说："冯云山，三十三（岁）"①。又《万大洪安民告示》说："冯云山……年方三十二岁"②。咸丰元年九月十八日（公元十一月十日）赛尚阿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说："冯云山穿道士衣……三十余岁"③。以上几种记载基本一致，都说冯云山年三十余岁。

按首义诸王金兰结盟，是模仿天地会的旧例，以入会先后称兄弟，而不是"以齿序长幼排列为兄弟"的。有的人以首义诸王排座次作为推算他们齿序长幼的依据是欠妥的。口碑材料中还有的说冯云山的年龄比洪秀全大。这更非事实。因为洪秀全和冯云山是中表兄弟，冯云山的年龄应比表兄洪秀全小，而不可能比表兄洪秀全大。

冯云山胞弟《冯亚戊供词》记载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冯云山的年龄时说，"哥子冯乙龙（即冯云山），年三十余岁"④。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所谓三十余岁当在三十四岁以下。如果超过三十四岁，而在三十五、六岁以上，就不称为三十余岁了。冯亚戊供词是冯云山胞弟的口供，所说冯云山三十余岁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冯亚戊的说法，与前面洪大全供单等几种记载也比较接近。但冯亚戊在供词中又自述

①F、O、682、137、6、4。转引《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273页。此件记洪秀泉（全）在一八五一年为"四十一岁"、杨秀清"三十五岁"、萧朝贵"三十岁"、韦正"二十五"岁，石达开"三十九岁"。

②见《太平天国诏谕》。参阅《粤匪杂录》。内中记洪秀全"四十二岁"、杨秀清"三十二岁"、萧朝贵"二十四岁"、韦正"二十四岁"、石达开"二十九岁"。

③明清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43页。

④F、O、682、253、H、8。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0页

自己“年三十四岁”，那么作为冯亚戊的哥子冯云山，他的年龄应该比冯亚戊更大一点。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冯亚戊所说的三十四岁，应该是指虚岁，他的实足年龄应该是三十二、三岁。冯云山的年龄比他的弟弟冯亚戊稍大一点，大概就是足岁三十三、四岁，这就与冯亚戊供词中所说的哥子冯云山“年三十余岁”相一致了。冯亚戊供词中所说到的“母亲胡氏，年五十余岁”和冯云山的长子“冯癸芳，年十二岁”，上下三代人的年龄各相差二十岁左右。这也是比较符合常情的。

一八五一年冯云山参加领导和发动金田起义时，年仅三十三、四岁，据此可以推知，冯云山约生于一八一七至一八一八年间①。

据冯亚戊的供词，冯云山的乳名叫乙龙。云山是后来入塾就读的书名。至于李滨的《中兴别记》和汪堃的《盾鼻随闻录》说冯云山即“冯涣”，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第一回中说冯云山原名“冯逵”，均查无实据。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却信以为真，采用此说，实误。

①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一卷第170页收入拙文《冯云山》，其中冯云山的生年为1815年，此为编者所改，其根据是以太平诸王排座次推断年序的。拙文原稿冯云山生年定为约于1817至1818年间。谨此说明。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1页

第二章　革命思想的形成

一、时势造英雄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一步一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清朝统治者的过程。

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腐朽的统治，坚持“患不在外而在内”和“防民甚于防寇”的祖训①，实行“抑民顺夷”的卖国政策，进一步暴露出它的反动和虚弱的本质。但是，“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这正是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表现。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站在反侵略斗争的前列，承担了巨大的牺牲。严酷的斗争促使他们的觉醒，认识到鸦片战争的失败，“其罪原属尔唉夷而其端皆肇于胡狗（清政府）”②，纷纷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中国的南方，

①《奕山等片》，《筹办夷务始末》，卷27。

②《太平天国史料》，第259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2页

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人民的反清斗争，声势浩大，连成一片，成为当时反清斗争和反侵略斗争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空前艰巨复杂的历史关头，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每个先进的中国人共同关心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火热的斗争时代，必然造就伟大的革命英雄。冯云山就是在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之一。一八四四年他和洪秀全"乃始周游，唤醒英雄"①。群众相信他们是"上天特派"来"传播真理"的人，表明了冯云山是顺应天时，适合群众斗争的需要，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的。

二、从科场冷遇到深恶清政

冯云山从小熟读经传、兵法、天文、历算等书，是个"才识明练"的读书人。他虽然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却是一个富于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

冯云山成年之后，一面"在家乡教读"②，一面象许许多多读书人一样，为了追求功名，一次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结果都失败了。这与其说冯云山才学不如别人，不如说科举制度摧残人才。科举制度从隋唐到清代，已延续了一千多年。随着封建制度的腐朽，科举考试流弊百出，成了清朝

①《御制千字诏》，《太平天国》第2册，第410页。

②冯云山胞弟《冯亚戊供词》，F、O、582、253、H、3。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3页

封建统治者愚弄人民、钳制知识分子和网罗封建奴才的工具。科举的流弊，反映了清朝政治的腐败，同时也是失意的知识分子走上反清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冯云山是个乡村的知识分子，一无靠山，二无厚财，三无关节，加之花县又是个较为落后的小县，冯家又是落籍不久、根底较浅的客家人，所以，对于冯云山来说，以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有如骆驼穿过针孔一样，只能是狭窄、曲折和难于通过的。因此，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①，但却是“屡试不售”②，受尽了科场的冷遇。经过曲折和反复，冯云山从怀才不遇的失意和痛苦中逐渐觉醒。他拍案而起，对洪秀全说：“考试冇（粤语，音母。即没有的意思）钱，难考得到”，赞成洪秀全提出的“不穿清朝服，不考清朝试”和“自己来开科取士”的主张，从对科举考试的怀疑、抵触到对清朝政治的不满、反抗，表明冯云山的反清思想是与科举考试息息相关的。有人认为对冯云山和洪秀全在科场的失意不宜强调，而应该强调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的。探讨当时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和探讨冯云山在科场的冷遇和失意是一致的，都有助于认识冯云山走上反清道路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不应把两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同时，科举制度也反映并服务于封建统治。清朝政治的腐败，决定了科举制度的流弊。作为失意的读书人，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和反抗往往表现在对科举制度的憎恨上。所谓“太平

①《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88页。

②《洪大泉（全）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77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4页

诸王，深恶清政，对科举为尤甚”，就是明证。冯云山和洪秀全走上反清的道路，是从撤掉塾中的孔子牌位开始的。他们一起“仔细研究”了宗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发现其中有一段富有启发意义的话：“即如儒释道三教，各处人尊重者。即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论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惑而拜这两个偶像。”①冯云山和洪秀全借用这种宗教思想资料进行反孔和反清斗争，不是与反对科举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吗？当然，如果离开当时的社会政治，而把科场失意说成是冯云山革命思想唯一或最主要的根源，那也是不对的。冯云山宣传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是大智大勇而不是出于个人的思想动机。所以，不应该把因科场的失意而图谋个人的出路当成冯云山的主导思想。那是歪曲了历史实际的。

在冯云山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洪秀全对他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冯云山和洪秀全两家相距咫尺，两人又是中表兄弟和“同窗书友”②，过着清寒的塾师生活和饱受

①《劝世良言》，卷1，“真传救世文”。

②《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87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5页

科场的冷遇。共同的生活、遭遇和共同的理想、道路，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莫逆之交。而“洪秀全的文学才能、道德修养、行政才干、精神智力、领导气魄，为众人所拥戴，并为天弟（冯云山）所悦服”①。冯云山对洪秀全的革命主张，“有见识信德，一闻即醒悟”②。因此，洪秀全在家乡“最先感服两密友，即均皈依其新教，此两人即冯云山与洪仁玕”③。冯云山在洪秀全的直接影响下，最早参加了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活动，艰苦同心，矢志不移。

由于冯云山的家族落籍较迟和冯云山的父亲早故，这一特定环境使冯云山不得不挑起一家之长的重担，苦心经营、忍辱负重、注重现实、善于实干。冯云山这些个性特征又与洪秀全有所不同。洪氏为官禄垲的大族，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是一族之长，望子成龙心切；而洪秀全上有父兄操持，本人可以专心读书、追求功名，抱负大、理想高，而实干精神却不及冯云山。除此之外，洪秀全擅长文学，冯云山精通历史，各有所专。“学友冯云山，才识明练，常为秀全演说古今成败事，教以煽惑人心，故二人深相结。”④冯云山更善于借鉴前人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一点与洪秀全比较注重宗教也有一定的区别。冯云山的这些特点和优点，后来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发展，表现出对革命的忠诚、坚毅、努力和牺牲。

①吟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38页。
②《太平天日》，《太平天国》第2册，第643页。
③《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47页。
④《太平天国佚闻》，卷1，《洪秀全之历史》。

1047510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6页

第三章　冯云山与拜上帝会

一、选定紫荆山创业基地

一八四三年七月，冯云山和洪仁玕协助洪秀全创立了一种新教——拜上帝教。在官禄坳教馆书房阁，冯云山、洪仁玕接受了洪秀全的洗礼后，他们三人到禾落地村边的石角潭小河中洗净全身，表示洗净罪恶，送旧迎新，从此不行恶事。他们在本村先后发展数十名信徒。洪秀全、冯云山撤去塾中的孔子牌位，因而受到本村守旧势力的迫害，丢了教席。对他们这种尊奉上帝、反对偶像的行动，清方有的人是说中了的："初或藉邪教为倡乱之资，既寓诡计于邪教之中，更遏其私智，懈我将帅，惊我兵士，惑我人民。"①这种斗争，既是宗教性的，又是政治性的。有些人把洪秀全、冯云山创立拜上帝教后的反孔行动，仅仅看成宗教斗争，不承认其反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意义，是不全面的。

一八四四年四月冯云山伴随洪秀全"出游天下"。同行

①《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8册，第253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7页

还有冯瑞珍、冯瑞嵩两人。他们从花县出发，历经广州、顺德、增城、从化、清远、英德、南海、番禺等地，沿途以贩卖笔砚为生，继续传播新教。由于这些市镇反动力量比较集中，人民群众反侵略反洋教的斗争比较激烈，对带有西方色彩的上帝不易接受，因而他们的传教工作不易开展。于是他们改变计划，离开珠江三角洲，跋山涉水，西行到连山八排的南江排等瑶族聚居的山区传教。这里，少数民族反清斗争活动活跃。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爆发了赵天青与房大第六领导的黄茅冲和八排的瑶族人民起义，与湖南江华瑶族赵金龙起义互相配合支援，聚众至数千人。这次起义虽然由于八排瑶族头人的出卖而失败，但瑶族人民的斗争一直十分活跃。洪秀全、冯云山来到八排瑶区后，却由于语言不通，传教工作又受到挫折，不得不离开八排。冯瑞珍、冯瑞嵩两人不胜其劳，从蔡江返回花县。洪秀全此时焦急为难。冯云山胸有成竹地建议说："本省（广东）不能久住，……最好到广西，广西山多人野，最好招集英雄、买马聚粮。"① 洪秀全欣然接纳了冯云山的建议说："现今不若到广西也"。于是他们继续西行，到天灾人祸严重、反清斗争活跃、地理形势险要的广西去。五月八日，冯云山和洪秀全从蔡江出发。此行多在荒山野岭中长途跋涉，有时一天要走成百里路，偶有一茶寮，便买几块粗饼充饥。他们经金庄（属开建）、封川，入广西的容圩、藤县、大武（属平南）、蒙圩（属桂平），于五月二十一日到达贵县赐谷村，寄居在洪

①《粤匪起事根由》，《太平天国史料》第457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8页

秀全的表兄黄盛均的家中。冯云山和洪秀全从花县到贵县，历时两个多月，跋涉两千多里，足迹遍及两广二十多个州县，沿途察看民情风俗，发展教友，物色创业基地，扩大拜上帝教的影响。在贵县赐谷村的几个月中，他们曾到河湾、大横、长排、万杨、江背、竹马等地串村走寨，宣传拜上帝教。两人“口才佳妙，极有感力，听者不特即行接纳其道，而且信洪、冯二人乃上天特派到此传真理与彼等者，即皈依受洗礼者逾百人。”① 在广西播下了第一批革命的种子。但是，他们碰到了一个实际的困难，洪秀全决定返回花县。过去流行说法是由于初期的拜上帝教教义过于简单；洪秀全决定回花县加强革命理论的创建。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不足的。据《太平天国起义记》等书记载，当时的实际困难，主要是洪秀全因“表兄家苦，难于接济”，因而不得不被迫中断在广西的宣传发动工作。对此，冯云山坚韧不拔，以“贫贱不能移”的意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主张留在广西继续开展革命工作。适逢冯云山与洪秀全同到赐谷村附近的长排杨姓晒谷场田寮的拜会地点，两人因去留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语言有拂逆”②，发生了一场小风波。史载：“主（洪秀全）即回赐谷村，与南王云山、洪仁球、恤王洪仁正等议回东。主欲连夜到林桥，待明早他三人赶来也。洪仁球曰：‘尔连夜私走，人有猜疑焉。’乃明早诏表兄黄盛均曰：‘朕欲回东矣。’黄盛均曰：‘他三人回得，臣子黄维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2页。

②《太平天日》，《太平天国》第2册，第644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9页

正（坐牢）现未放回，主回不得。不若他三人先回去吧！待臣子出来，然后送主回东未迟也。’……南王云山三人并劝主勿回。二十三日主遣南王冯云山、洪仁球、恤王洪仁正三人先回东。黄盛均送三人到浔州，三人留滞六七天，盘费用去些。南王此时见主未回，他是不愿回东，兼有（做工的朋友）张永绣劝他同伴不回，故南王独留浔州。”①旧历十月洪秀全到桂平“南门掌塘张考水处跟问南王，张考水曰：‘（旧历）九月二十时候，南王同我侄张永绣商议回东也，近二人未曾到此处，大约二人既回东矣。’”洪秀全回花县前，家乡传说“主与南王被人陷害，其父兄半信半疑，时时纳闷。……主到家跟问南王回来否，俱答未回，乃知南王还在浔州也。”② 此时，洪秀全“极难安慰云山之母及妻”。她们对“秀全偕其同历险途，而不与同归，又不知其概况，乃大为不悦。”③ 冯云山与洪秀全从此失散分手，一别三年。他独自留居桂平，专心致志于开拓革命的基业。

关于冯云山怎样进入桂平紫荆山的问题，流传说法是冯云山由桂平步行六十多里到新圩，因无人招雇，只得又步行到古林社拾粪度日，后来受雇于古林社曾五公（槐英）家做工，至次年除夕由曾五公介绍入紫荆山曾开文教馆当塾师。这一传说，与史书记载颇有出入。据记载：“在浔州附近，彼（冯云山）遇见素所相识之工人数名，乃随同到紫荆山地

①《太平天日》，《太平天国》第2册，第644—645页。

②《太平天日》，《太平天国》第2册，645页。

③《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3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20页

方。”① “南王与张永绣滞留浔州月余，后到古林社张家，乙巳年南王寓紫荆山高坑冲张家，南王时将此情教导人，间有信从真道焉。丙午年南王寓黄泥冲曾玉珍家，南王亦时将此情教导人。……丁未年南王仍寓曾玉珍家。”②根据以上两书的记载，冯云山于一八四四年九月二十日左右，由素所相识的工人张永绣伴同到紫荆山口的古林社张家。次年（一八四五年）又由古林社进入紫荆山，也是先到高坑冲张家落脚的③。可见，冯云山留居桂平、再到古林社、转入紫荆山是与张家分不开的。当年，冯云山在古林社落脚的人家叫桥头张，其先祖从广东肇庆迁来。一九七五年，笔者在紫荆山访问了张玉莲及其母亲兰爱芳，她们说公太张四合从古林社迁入紫荆山过坑冲后，生了五子一女，其中第三子张誉挺生张绍基，即张玉莲的父亲。“听讲冯云山入山来，对公太讲，你是做工的，我也是做工的，合得来。”花雷七十多岁的老人张荣辉说他的父亲在过坑冲住过，他们的祖父是在金田起义时被杀的。冯云山在张家落脚后，为了克服困难，做苦工度日，与《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中所记载的“于此冯云山助其任担泥工作。同时彼则谆谆为工人等宣传新教，诚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2页。

②《太平天日》，《太平天国》第2册，第645—646页，又据《冯亚戊供词》说冯云山“在紫金（荆）山曾姓教读，每年约束脩钱十余千”。在此之前，即1845年，冯云山初入紫荆可能还做过工。

③据紫荆山70多岁老人雷国书说：“冯云山先到高坑冲张家是做短工的，他经常挑蓝靛或木炭出大宣圩去卖，结识了紫荆山的烧炭佬。”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21页

其勿事偶像，独拜真神上帝，信仰耶稣藉得天堂永久快乐。听而倾心皈服者约有工人十名”① 相吻合，与呤唎所载“（冯云山）一面帮助他们做工，一面教导他们走向生命不朽之路”② 也可互相参证。冯云山从古林社进入紫荆山时，相传吟了一首诗：

穿山透地不辞劳，
到底方知出处高。
溪涧焉能留得住，
终归大海作波涛。

关于这首诗的出处，有人说是冯云山所作③。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冯云山熟读《水浒》，他吟诵的这首诗，可能直接借用于《水浒》第四十三回李逵接母故事中作者的一首诗评：“穿崖透壑不辞劳，远望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其中“崖”、“壑”、“远望”、“岂”分别改为“山”、“地”、“到底”、“焉”。除了这几处小改动外，诗的基本内容是相同的。因此，把冯云山所吟的这首古诗说成冯云山所作，实误。

二、拜上帝会的创建

冯云山和洪秀全是否建立过一个“拜上帝会”的农民团

①《太平天国》第6册，第852—853页。

②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32页。

③天津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室编《太平天国诗歌浅读》，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第9—10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22页

体呢？有的同志认为："太平天国官书和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人所写的材料，却没有发现'拜上帝会'这个名称。地主阶级的一些记载中所说到的'拜上帝会'，是他们强加给拜上帝的人的一个称号。因此，所谓冯云山和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的农民团体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我们认为，"拜上帝会"是客观存在的农民团体和宗教团体，而不是谁强加给拜上帝的人的一个称号。这是有大量的资料作根据的。

首先，冯云山和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的团体，中外不少记载，都是肯定了的。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根据洪仁玕口述，曾用英文写成并于一八五四年出版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中，提到冯云山紫荆创业时说："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①这个记载的英文原文是：They. formed Congregations among the mselres, gathering together for religious Worship, and became soon extensively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The Congregation of worshippers of God'。

该书还多次提到"拜上帝会"的组织名称，如"拜上帝会教徒与人民(指土人)第一次冲突似是在金田发生"，"起义前拜上帝会教徒从未与广西各匪党(指天地会)发生关系"等等，也并非绝无仅有的。洪仁玕口述的内容，其来源得自洪秀全、冯云山的介绍应该是可信的。《洪仁玕自述》中也说到

①《太平天国》，第6册，第853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23页

“凡拜上帝者团聚一处，同食同穿，有不遵者即依例逐出。”如果没有拜上帝会的组织，所谓“依例逐出”，就难解释。据英国国家档案馆外交档案中新发现的《谨将匪探李进富即李二供单录呈》（即《李二供词》），李是紫荆山拜上帝会会员。他参加金田起义后，转战武宣，一八五一年夏回紫荆金田侦察，被俘后供了这份供词。其中说到他入会的经过：“与哥子（李细妹）同去拜尚弟会（即拜上帝会），同山住的杨晚有兄弟六人，杨亚兰、杨亚三、杨亚日、杨亚目、杨亚段、杨亚清、伊子杨亚二合家连男女有十七、八人均去拜会。杨晚当了小头子，小的派在他名下，同伙三十多人。”供词中还说到金田起义时有人主张东进“广东花县，我们会内愿去者少，不愿去者多”。这是亲身参加拜上帝会的会员在供词中明确提到“拜上帝会”存在的事实。《洪大全自述》中也有“拜会”的记载。

当时，一些外国人的记载也肯定了拜上帝会的存在。如一名外国传教士写的《洪秀全革命之真相》中说：“革命军中之一部系由自称为上帝会会友所组成。”① 在忠王李秀成部下任职多年的英国人呤唎也指出：“冯云山虽然是拜上帝会的开创者，但由于洪秀全的个人功绩及其领导并组织庞杂会众的卓越才能，使大家一致承认他具有最高权威，推选他做为领袖。”② 这些外国人，有的和洪秀全过从颇密，有的直接参加了太平军，他们提供拜上帝会的事实，是可以和太

①《太平天国》第6册，第824页。

②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35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24页

平天国的有关记载互相印证的。

至于清方和封建文人笔下关于“拜上帝会”的记载，也是比较多的。例如，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湖广总督官文监修的《平定粤匪纪略》一书在《附记·邪说记》中说洪秀全“至广西桂平县……得广东花县人冯云山，倡立上帝会，自为教主。”《清稗类抄》记载：“秀全创立拜上帝会，以谋革命”。《粤匪大略》也说：“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正、胡以晃、范连德、罗亚旺等结拜上帝会”①。清方和地主阶级封建文人关于“拜上帝会”记载较多，原因是因为现存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留传下来较少。对此应该把清方的资料与太平天国的记载互相印证，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能一概说成是地主阶级“强加”拜上帝会的人的称号。

至于后来编纂的志书、笔记，关于“拜上帝会”的记载就更普遍，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其次，从拜上帝会排座次的事实，也可证实拜上帝会组织的存在。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指出拜上帝会“其称天为父，及国号天国，官以天命，上下一体，皆以兄弟相称，非尽本以耶稣，而实有根于洪门之旧规而然也。”《李二供词》说：“大头子系冯云山、二头系洪秀全、三头杨秀清，四头萧朝贵，五头子韦正，六头子胡以晃……”在秘密活动时期，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和排座次，不一定为普通会员所深知。李二提供拜上帝会排座次的具体情

①《太平天国史料》，第491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25页

况，也难免有所出入。如说大头子冯云山而不是洪秀全，显然是不够确切的。但排座次的基本事实却是毋庸置疑的。太平天国文书中记有韦昌辉称洪秀全为"二兄"，洪秀全称杨秀清为"四弟"，可以佐证。在清方的记载中，如《贼情汇纂》、《蛮氛汇编》、《金陵癸甲摭谈》、《金陵癸甲记事略》等等，也都有拜上帝会排座次的记载，如"谓耶稣为天父之第一子，天贼为第二子，南贼为第三子，东贼为第四子，北贼为第五子，西贼妇杨（洪）宣娇为第六女，翼贼为第七子"①，据罗尔纲先生的考证："拜上帝会的说法，上帝是天父，耶稣是上帝的长子故称天兄，洪秀全为上帝的次子故称二兄，冯云山为上帝第三子，杨秀清为上帝第四子，韦昌辉为上帝第五子，洪宣娇为上帝第六女，萧朝贵为帝婿，石达开为上帝第七子。"②这些记载表明，"拜上帝会"有类似天地会排座次的领导核心。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在花县设教时，洪秀全的父兄和李敬芳、洪仁玕等人，虽早已皈依了新教，但却没有参加排座次。稍后，在贵县赐谷村，黄盛爵等人也较早皈依了新教，但同样也未参加排座次。这说明拜上帝会的创立不在花县、贵县，而在桂平紫荆山。

再次，我们从拜上帝会会众的活动和某些仪式中，也可看到拜上帝会的存在。《太平天国起义记》说："其始，秀全关于宗教仪式一事，本无确定主意，当彼毁去家里偶像之时，只以纸书上帝之名以代之，甚至用香烛纸帛以拜上帝。

①《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53页。

②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考》，第91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26页

但过数月后，彼知此是错误，即除去之。……广西教徒叙集礼拜时，男女分座。先唱一道赞美上帝之诗。毕，则由主任人宣讲上帝之仁慈，或耶稣之救赎之恩，及劝诫人悔改罪恶，勿拜偶像，真心崇奉上帝。凡有人皈依教道而愿入会为教徒者，即施以洗礼，不问其预备或学道日期之长短也。”① 这一记载，说明在花县立教和紫荆创会前后两个时期教徒的活动和仪式有明显不同，在花县是不定期的单家独户的活动仪式，而在紫荆山则是定期举行的集体活动仪式。同时，入会的洗礼仪式在紫荆山时已形成了制度，其内容包括书名焚化、浇水灌顶和悔罪守天条等，所谓“皈依新教而愿入会者施以洗礼”，说明洗礼制度是拜上帝会有组织的一种活动仪式。《李二供词》中记述李进富“在朋隘听从杨姓纠邀前往拜会，头子当天用水一盆拜毕将水挠（浇）心，蓄长头发，每日食饭，口念感谢上帝，有衣有食二句”，“毁打神庙，口念咒语，恳祈天父上帝，念将妖魔诛灭，大发天威三句”。又据桂平的调查，“凡是拜上帝会的都剪辫子，留了头发。居住在山区的，有事出去，又把假辫子装上。”入会洗礼的同时，蓄发成为拜上帝会的一种标志。

至于拜上帝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由什么人创建等问题，看法也未尽一致。史学界流行的说法是一八四三年洪秀全在广东花县创立了拜上帝会②。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全

①《太平天国》，第6册，第858页。

②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近代部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等著作都持此说。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27页

面，值得讨论。我们认为，拜上帝会是一八四六年以后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创建的。一八四三年洪秀全在花县创立的是拜上帝教，而不是拜上帝会。两者虽有联系，但有区别。拜上帝教和拜上帝会都属于农民斗争的工具，但前者侧重于革命舆论的创建，后者侧重于革命组织的设立。前引记载："凡有人皈依新教道而愿意入会者，即施以洗礼。"①已把"皈依新教"和"入会"两者的联系和区别说清楚了。所谓"新教道"，就是一八四三年洪秀全在花县创立的拜上帝教。洪秀全在宗教形式之下，用皇上帝代替孔夫子，提出革命和平等两大思想，作为发动起义的舆论准备，从而为拜上帝会的创立准备了思想基础。但创立农民团体拜上帝会，需要宣传和组织群众，使拜上帝教的革命思想与农民这个革命的主力军相结合，并在群众的斗争中准备干部基础。洪秀全在花县创立拜上帝教，吸收一些人"皈依新教"，基本上只局限于近亲密友的小范围内。从"出游天下"到贵县期间，宣传和组织群众，比起在花县来，已有一定的进展，但仍然未能深入持久和巩固发展，所以，严格说来，革命思想还未能与农民这个革命的主力军相结合，未能准备基本的革命力量，也未能准备必要的干部基础，因而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农民革命的组织。

我们认为，拜上帝会的诞生，应是拜上帝教的革命思想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根据记载，从一八四五至一八四七年两三年中："云山留在紫荆山一带，逾数年，热心传教，成绩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8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28页

极大，至多人信教，甚至有全家全族来领受洗礼者，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①这段记载明确地指出了冯云山是紫荆山“拜上帝会之开创者”。②

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经过冯云山几年的努力，约占当时紫荆山人口的一半，为数达二、三千人之众，包括汉、壮、瑶各族人民被发动起来，初步组成了农民团体的基本队伍和骨干，奠定了拜上帝会的组织基础。第二，有一定的组织活动形式和仪式，即“结集礼拜”。所谓“结集”，即冯云山所说的：“结成患难兄弟，创立拜上帝会，发展会友，共图义举。”③以入会先后称兄弟、排座次、定期进行礼拜、入会洗礼，并且适应会众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制定天条，作为会众的生活准则和组织纪律。第三，初步形成统一的思想。“冯云山……以传习教徒煽动浔之乡人。其说尊奉上帝，举世间一切神佛皆谓之妖，即儒家经传亦与道释之言同归诋斥。凡有受其教者，非惟不事神佛，即其家祖考亦自毁灭，诱惑既多，气焰稍炽，遂有焚拆邻村人家社坛家祠等事。”④这里说的“乡人”，主要是指农民群众。他们在冯云山的宣传和组织下，独尊上帝，反对儒、道、释，旁及一

---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3页。

②同上，第867页。

③《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60页。

④王锷：《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9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29页

切邪神偶像。这比花县立教初期单纯的砸孔牌，更切合农村的实际而较易深入人心。第四，有统一的革命宗旨。例如，冯云山在紫荆山串联发动杨秀清、萧朝贵时说："你们这么穷，烧炭这么苦，怎么捱过一辈子，不如想别的出路。当今朝廷无道，官绅鱼肉平民，百姓痛苦不堪。我们要出头，就得立大志、做大事"，"共图义举，就必有出头之日，千万贫苦人民亦可得救！"引导杨秀清、萧朝贵走上了反清的道路。据笔者调查，冯云山在紫荆山与汉、壮、瑶等族人民结拜兄弟，宣传"有饭共吃，有衣同结"（客家话"吃"和"结"同韵）。参照《太平天国起义记》等书记载，"同衣同食"、"共食天禄"成为了拜上帝会会众共同奋斗的目标和批判黑暗现实的有力武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逐步形成和发展为"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革命纲领。

总而言之，冯云山根据农民的切身利益和革命要求，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终于把分散、保守、彼此缺乏联系的农民群众，用革命的思想、纲领、活动和纪律，组织起来，形成农民革命的团体——拜上帝会。这是冯云山对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的一个发展，也是冯云山在太平天国开国中作出的第一个杰出的贡献。有人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基本教训时指出，太平天国最基本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反地主阶级的革命，首先要把农民组织起来。"纵观太平天国的历史，从花县立教、紫荆创会、金田起义、永安建制、南京定都，直至太平天国失败，都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基本问题。但相对说来，紫荆创会在宣传和组织群众方面，比其他时期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30页

有较大的建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紫荆山是太平天国起义的策源地；冯云山创建拜上帝会的农民团体，堪称“圣主开基第一功”。

必须指出，拜上帝会在紫荆山地区而不是在花县或其他地区诞生是有其特殊的原因的。冯云山从广东到广西，在桂平留居近两个月。经过察访民情、实地调查，他异常高兴地说：“此吾人创业之地也。”终于选择紫荆山作为开创革命事业的基地。除了有客家人关系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紫荆山一带的革命形势和群众基础较好。明代以来，包括侯大苟、兰受式起义在内的大藤峡瑶壮汉各族人民起义持续了二百多年。紫荆山是起义的中心地区之一。居住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具有联合斗争的光荣传统和斗争经验。此地吏治废弛、兵力单薄、府库空虚、人心背离，是个“素称难治”的地方。这就是冯云山所说的“人野”，“最好招集英雄”，发动革命。再从地理条件来看，紫荆山距离省城桂林较远，又是桂平、武宣、平南、象州交界的缓冲地区，统治力量鞭长莫及。地理形势险要，万山环抱，“层层关锁”①，山中冲壑纵横、山路十步九折，易守难攻，回旋余地较大，便于革命力量的积蓄和发展。这就是冯云山所说的“山多”，即地理环境有利。出紫荆山经金田、江口或桂平，一望平川，村落星罗棋布，盛产米粮，富室大户较多。江口商行铺户林立，是当时广西商旅的重要集散地。浔、黔、郁三江交汇，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有利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条

①王大作：《紫荆山文》，稿本。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31页

件，既便于凭踞山险、控制平原，迅速扩大革命的声威和影响，又便于起义后集结大队人马，“以富室为库”、“以积谷之家为仓”，解决粮草、筹款和其他军需给养问题。这就是冯云山所说的最好“买马聚粮”的地方。冯云山选定紫荆山作为创业基地，组织拜上帝会，表现了冯云山的远见卓识和创业的成功。可见，紫荆山区的阶级斗争形势和群众基础，再加上冯云山的策略思想和坚毅努力，紫荆山地区也就成为拜上帝会的诞生之地。

至于冯云山创立的拜上帝会，它既不同于反清农民组织的天地会，也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会，而是一种以新的面貌出现的农民革命团体。

拜上帝会和天地会在政治思想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如反清的斗争目标，平等思想的若干表现和一些活动形式等，都表明两者有共通之处。但是，拜上帝会不仅要推翻清朝，而且要开创新朝，比天地会“反清复明”的老口号，更切时宜而能号召人心，表现出更高的觉悟程度和政治斗争的水平。拜上帝会独尊上帝，集中统一，成分比较单纯，纪律比较严明，比天地会山堂林立、成分复杂、组织涣散，显示了更高的组织程度。拜上帝会实行自愿入会，仪式简朴，费用节省，比天地会入会派款、仪式繁多，更符合贫苦农民的要求，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拜上帝会是在否定天地会落后性一面的同时，吸取和发展了天地会革命性的一面，进而创造出来的新的农民革命组织。

与西方的教会相比较，冯云山创建的拜上帝会在若干宗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32页

教形式和思想上，有借用和相似之处。如独尊上帝、罢黜诸神，人人是上帝子女、都是兄弟姊妹，恪守圣诫、悔过从善，洗礼祈祷等。这些宗教思想和宗教形式上的联系曲折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和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与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趋势。但是，拜上帝会和西方教会存在许多原则性的区别。首先，在阶级基础上，拜上帝会是农民革命组织，西方教会是剥削者的统治工具，两者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分野有明显的区别。第二，从立会的宗旨、对天国的理想、对待暴力以至物质财产分配等方面来看，都截然的不同。西方教会和拜上帝会表面上都独尊上帝，但是这个上帝却有不同的面貌。拜上帝会所说的，则是中外自古都有的上帝。冯云山从中国古代诗书上援引称上帝者二十余条①，论证了“上帝当拜，古今大典”②。因此，这是一个中国式的上帝③。西方教会是剥削制度的花环、装饰品和屏风，是躲避人民愤怒的避雷针，拜上帝会则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第三，在组织上，西方教会往往充当西方侵略者的急先锋，而拜上帝会则不一样，它在组织上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与西方教会没有发生任何关系。时人陈徽言的《武昌纪事》说：“冯云山……英夷乱后，居高州香港授读，

①详见《太平天国》，第1册，第81—82页《天条书》。

②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从编简辑》，第3册，第82页。

③英人吴上礼：《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说：“天王所传的信仰，即是他们古代祖宗所崇奉的一般无异。”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33页

展转入夷教”①。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洪秀全、冯云山是创立了拜上帝教，而不是加入“夷教”，更未到过香港。所说的冯云山到香港授读和入夷教，实属虚传②。近年来，有的国外学者根据西方教会的档案材料，断定了冯云山于一八四八年到香港加入了普鲁士传教士兼翻译官郭士立（郭施拉）组织的汉会，接受了福音，回广西桂平等地建立六个汉会的据点③。这个说法，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冯云山于一八四八年被捕，在桂平监狱坐牢十个月。所谓这时冯云山到香港之事，时间地点不合，恐不可能。其次，早在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七年期间，冯云山已深入紫荆山，创建了拜上帝会。所谓一八四八年冯云山被派回桂平创建汉会的据点，在时间上是历史的颠倒，在内容上是张冠李戴。第三，冯云山和洪秀全一再反驳那些所谓拜上帝会是“从番”的宣传，说“不醒者反说是从番”、“从天妄说是从番，真正凡人愚且顽。”④所以，说冯云山到香港接受郭士立的派遣，是不足为信的。此外，无论太平天国本身的文

①《太平天国》第4册，第598页。又民国年间《太平天国佚闻》卷1又载：“洪秀全……于二十八年(1848)赴香港，……西人令其入广西传道。冯云山亦于澳门入天主教，其时已返粤西。”此亦为小说家言，不足为信。

②《洪仁玕自述》记有“游香港，授书夷牧”、“授教夷牧”。授读入教的是洪仁玕本人，而不是冯云山或洪秀全。又《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洪秀全、洪仁玕于1847年在广州向罗孝全学道，不是在香港，也无冯云山。

③《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第229—231页。

④《天条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74页、80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34页

献，还是清方的记载，只有拜上帝会一类的史实，而无所谓汉会的记载可供证明，所以西方教会档案材料所说的冯云山和汉会的问题，恐属捕风捉影的附会。这种说法作为否定拜上帝会的独立性是缺乏说服力的。冯云山、洪秀全对“洋兄弟”缺乏本质的认识、有幻想，这是历史的局限。但他们不是西方教会的附庸，却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综上所述，从阶级基础、立会宗旨和组织原则几个方面来看，拜上帝会不同于侵略奴役人民的西方教会，而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组织。清方诬蔑拜上帝会说：“窃彼教（基督教）之绪余任意揑造者”、“不惟覆载王法所不容，为天下万世之罪人，实亦彼教之罪人，耶稣有知，亦当助百灵而效顺，共殄此凶残枭獍也。”①西方侵略者也攻击拜上帝会“袭其（基督教）名而变其实”②，“把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③。这些言论正好证明拜上帝会反封建反侵略的性质和作用。所以，我们在评价冯云山创建的拜上帝会时，不应该忽视它的宗教迷信的局限性。与此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拜上帝会的革命性质和作用，才能正确认识冯云山对创建拜上帝会的作用和杰出的贡献。

---

①《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51页。

②《金陵述略》，《太平天国史料》，第503页。

③转引自胡绳：《太平天国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学习》1949年第1卷第1期。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35页

三、坐狱与“科炭”

洪秀全于一八四四年冬从贵县返回花县，一面教书，一面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七年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一系列著作，充实和发展了拜上帝教的理论。一八四七年八月，洪秀全由花县“到紫荆山时不特欢喜与云山重会，而且欢喜得新教徒如此之多，尤乐于在其中宣讲圣道。”① “紫荆山拜上帝之教徒未久即有逾二千之多，其数且日增。其中有卢某、卢六、曾亚顺、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此时真理由紫荆山传出，传播甚速，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如象州、浔州、郁州及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县属。”② 洪秀全、冯云山共同努力，把紫荆山拜上帝会的组织迅速扩大到许多州县。同年十月下旬，洪秀全“写冯云山、曾云正、曾玉景、曾观澜等写奏章，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③ 这就是紫荆山拜上帝会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7页。

②《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8页。又光绪《浔州府志》卷56记，1848年“冯云山自途逸回，主其（韦昌辉）家，诱使入会”，又光绪《贵县志》卷6记“冯云山遂由大圩入北山里龙山中，潜到开矿之处，纠串流徒拜会”，发展秦日纲等矿工入会。又《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50页记：“胡以晃……素与洪秀全等为友，与冯云山尤亲，云山避蒙，曾主其家，遂创立拜上帝会。”

③《太平天日》，《太平天国》第2册，第648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36页

总部的成立。洪秀全、冯云山等便由黄泥冲迁入险绝的高（过）坑冲卢六家①。据说冯云山和卢六是亲戚，冯云山初“到紫荆山探表兄卢六，次年设教高（过）坑冲，又次年设馆曾玉珍家。”②从“设教”到“设馆”，反映了拜上帝教发展为拜上帝会的过程。拜上帝会总部由黄泥冲曾玉珍家转移到高（过）坑冲卢六家，说明了斗争形势的发展。冯云山、洪秀全、卢六等人为了进一步宣传和组织群众，他们步行两日，来到象州大樟古车村，捣毁了甘王庙③。他们历数甘王藐视上帝、恐吓百姓、诈骗钱财等十大罪状，以十款天条绳之以法，宣布应即毁灭无赦，然后举起棍棒，痛打甘妖，挖出眼睛、割去胡须、踏烂帽子、扯碎龙袍、扭断手脚、翻倒偶像。洪秀全在庙壁上“题诗行檄斥甘妖”。冯云山步其韵奉和了一首：

奉天讨伐此甘妖，恶孽昭彰罪莫逃。

①《太平天日》记载是“高坑冲卢六家”。但据笔者实地调查，当年高坑冲的冲顶住温姓、冲腰住黄姓，高坑冲向无卢姓。而邻近的过坑冲原住张、卢二姓，卢姓二代而绝，清末民初迁入覃姓。《太平天日》记卢六在高坑冲恐为过坑冲的音误。

②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83页。参阅李滨：《中兴别记》二卷，也记有冯云山“主中表卢六家”事。

③据《浔州府志》卷9“坛庙”引《象州志》所述，北宋时，象州古车村有个甘陆，官封护国将军，其实甘陆是个当地大富户，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死后由乡绅立庙祭拜，历代加封，到明朝时封为甘王。清道光咸丰年间，“叠显圣灵”“靖忠安民”，是封建统治者愚弄百姓的一种精神支柱。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37页

追我弟妹诚敬拜，诱吾弟妹乐歌谣。
生身父母谁人打，敲首邪尸自我抛。
该处人民如害怕，请从土壁读天条。①

他们还提出警告，谁再利用这个甘妖为非作恶，一同与甘妖治罪。当时，“观者如堵，州官不敢与较。”②结果，拜上帝会“声誉大起，信徒之数加增甚速。”③“广西拜上帝会之弟兄随后毁坏许多偶像”④，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毁神倒庙运动。⑤

封建势力对拜上帝会的毁神倒庙非常仇视和恐惧。紫荆山土豪王作新上控冯云山“迷惑乡民，结盟聚会，约有数千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胆敢将左右两水社稷神明践踏，香炉破碎。生等闻此异事，邀集乡民耆老，四处观查，委实不差。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十二月二十八日），齐集乡民（团练），捉获妖匪冯云山，同至庙中，交保正曾祖光领下解官。讵料妖匪党曾亚[illegible]、卢六等抢

①《太平天日》，《太平天国》第2册，第650页。
②李滨：《中兴别记》，卷1。
③《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60页。
④《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61页。
⑤《浔州府志》卷9录同治年间魏笃的《感怀诗》说：“洪杨老妖祸士林，文字焚弃已过半，黔郁江水血翻红，创以侯(大苟)兰(受式)更寒烈。”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38页

去，冤屈无伸，只得联名禀叩”云云①。并贿赂县官，于一八四八年初逮捕了冯云山和卢六二人入桂平监狱。洪秀全十分焦虑，写了一首古风表示他对冯云山深切的惦念：

安得真兄真弟兮，共布大道于海滨？
安得同心同德兮，时同笑傲乎天真？
安得义胆忠肝兮，同安宇宙于太平？
东南西北兮，同予者何人？
云龙风虎兮，聚会者何辰？
天道不滔兮，上帝岂无亲？
始终一德兮，何日得腾身？②

洪秀全“与紫荆山各兄弟商议之后，即自回广东，意欲入禀（两广）总督（耆英），请求释放因信教入狱之两友。”③但未成功。

据说冯云山曾向一同坐监的人宣传拜上帝会的好处，好些人很受感动，信仰了拜上帝会。他还在狱中创制了天历。

---

①李滨：《中兴别记》，卷1。参阅《太平天国起义记》，第6册，第861页。王作新也是客家人，其家入籍紫荆已七十多年。他既出于阶级本能，又仿前人故智，先发制人。据桂平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首《黄云涯（体正）先生传》所载：“辛未岁（嘉庆11年，即公元1811年）紫荆山客民谋为乱，先生（体正）乘未发，密诣县陈利害，先事解散。”然而，拜上帝会已非昔比了。

②《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61页。参阅《钦定军次实录》，《太平天国》第2册，第602－603页。

③《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61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39页

据记载："南王困桂平，见天启天使将天历界南王看，天历永远永远无穷尽"①。这就是冯云山秘密创制天历，为推翻清朝开创新朝进行准备工作。冯云山还利用清朝于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对天主教的开禁令，积极配合拜上帝会会众的营救活动，展开了合法的斗争。当时县衙"已收得冯云山在狱中呈求伸雪之诗共三首：其一，述出王绅之凶恶谋害之意；其二，伸辩自己之冤枉；其三，证明人人当拜上帝。此时卢六已瘐毙狱中。县官于是派差役二人将云山押解回广东原籍，候到家后始行释放。冯在路上常与两差役侃侃谈道，词意感动二人。行不到几里，两人即皈服其教。二人不特愿意即时释放云山，而且愿意抛弃差事跟随云山到紫荆山入会。未几，二人即受洗礼为教徒。各兄弟再见云山，十分欢喜，即杀牛宰马，献祭上帝，以谢天恩。"②

在冯云山坐狱和洪秀全回粤期间，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地主豪绅乘机造谣破坏，扬言要"杀绝拜上帝佬"。会众人心浮动。有些人退出了拜上帝会。一八四八年四月六日（夏历三月三日）和十月五日（夏历九月九日）杨秀清和萧

①《颁行历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205页。

②《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61—862页。又李滨《中兴别记》卷1记载："云山诉是云：为遵旨敬天，不犯不法，乞究察诬诬控事。中有云：一切上帝当拜，古今大典，观广东礼拜堂悬挂两广大宪奉旨并皇上御批移文可查。教人敬天，不意被人诬控。又援引诗书称上帝者二十余条，以证无罪。"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40页

朝贵先后假托天父和天兄下凡附身传言，"出头作主"，教谕兄弟姊妹不忘却"真道"，安定了众心，团结了会众。此时，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戊申，南王困桂平，……天父下凡救出南"，① 就包括发动会众营救冯云山出狱的斗争。

当时，在武装斗争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冯云山获释出狱所依靠的不是武装斗争，而是拜上帝会的坚强团结与持久斗争，以及冯云山迷惑敌人、感化解差、坚贞不屈、富于谋略的斗争方式。在客观上，广西吏治废弛，对拜上帝会和冯云山的活动，"无法治理"。浔州知府顾元恺和桂平知县王烈遇事互相推诿，适逢王烈调任，而新任"桂平县知县贾某讳匪，以（无业）游民移递云山原籍具狱"②，结果放走了冯云山。

冯云山是拜上帝会的实际主持人，他被捕和出狱是拜上帝会的一件大事。因此，过去一些记载加以附会和发挥，说一八四八年紫荆山烧炭工人集资贿赂官府营救冯云山出狱。这就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追叙"科炭"功的由来。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所谓"科炭"功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追叙首义的功勋有十种。③其中提到参加金田起义、洪秀全生日祝寿、永安突围等首义的开国功臣，或三汊河之役，或另克一城，以及充监试者，均

①《天王诏西洋番弟》，《太平天国史料》第49页。

②《中兴别记》，卷1。

③参阅《赋情汇纂》，《太平天国》第8册，第97—98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41页

加功勋，但并无追叙“科炭”功的记事。那么，“科炭”之说从何而来呢？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述冯云山坐狱时说：“在此期间，广西各兄弟自愿筹集巨金数百串钱——以救冯、卢两友，并入禀为其所传之真理声辩，附呈所信之十诫以求县官秉公审查。此时县官渐信拜上帝会教徒原非叛逆，有意释放两人。”①这个记载虽然说到“广西各兄弟自愿筹集巨金数百串钱”营救冯云山，但却没有“科炭”的具体记载，所指恐不限于紫荆山，也不限于烧炭工人。《贼情汇纂》卷二和卷十一说：“（黄）玉崑与逆党密计行贿，脱冯云山于狱。”②又说：“云山自恃健讼，与人构衅起诉，遂诱擒之，申解浔州。讵知云山善以文弱动人，且言伪而辩，貌既不类强徒，语复娓娓可听，问官皆疑而怜之，群党复醵金多方贿脱，竟致纵虎出柙，盖亦由当事者视同挤瘴，初不料其猖獗至于此极也。”③所谓“密计行贿”或“醵金多方贿脱”，同样没有“科炭”的具体记载。但同书另有一处记载说：“（冯云山）当在狱时，黄玉崑敛钱资其费用，谓之科炭，故至今（一八五四年）犹追叙科炭功，加封诸伪职。”④这是“科炭功”的具体记载。又同治十三年（一八七三年）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61页。

②《太平天国》第8册，第51页。

③《太平天国》第8册，第289页。

④《太平天国》第8册，第47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42页

修的《浔州府志》卷四十八上也有“科炭”的说法：“作新率乡民擒之，秀全脱去，获云山，械送大黄江巡检黄基，赴控府县，首发其叛逆状。知府顾元恺、知县王烈验其书，以为类劝善也，乃驳作新呈词甚厉，谓辄以大逆陷害人，皆斥不纳。作新又言秀全、云山在象州亦毁坛庙，且购捕有案，请会缉，亦弗问。其党曾玉珩敛炭徒钱为营脱，仅逮云山回籍。”这里所说的“敛炭徒钱为营脱”，大概即指“科炭”。清佚名《浔州府志》卷五十六上不仅提到“科炭”，还提到追叙“科炭功”：“方狱急时，逆党曾玉珩敛诸业炭钱营救冯云山，谓之科炭，及窃踞，犹叙科炭功焉。”“科炭”之说又经清末民初的《太平野史》和《太平轶闻》广为传播，终于为许多史家所采用而流传下来。

现在所能看到的比《太平天国起义记》和《贼情汇纂》还早三年的最原始的史料，是清咸丰元年四月广西巡抚周天爵和同年十一月继任广西巡抚邹鸣鹤先后给清廷的奏报。邹鸣鹤的奏报，长达一千几百字，对冯云山坐狱的时间、地点，有关人物和事件的原委、结案情况及其得失，均一一叙明。其中对调查释放冯云山一案是这样写的：“江口司前获冯云山到案，曾玉珍扬言，欲买托绅耆衙役保放，亦一并列入，因声叙未明，误作江口司听嘱释放。其实冯云山等经江口司拿获，立即解县审办，并无贿纵情弊。”① 邹鸣鹤继任广西

①咸丰元年11月5日，军机处录副。又据《清文宗实录》卷48所载，咸丰元年11月19日清廷谕邹鸣鹤提到“广西已革知县王烈，已革知府顾元恺，于审查冯云山一案，虽未有意宽纵”，但仍“均着照议，从重发往军台效力”。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43页

巡抚时，金田起义已经爆发。原广西巡抚周天爵被清廷追究责任。冯山云一案也在追查之列。邹鸣鹤与冯云山一案并无牵连，而且是奉清廷之命对冯云山一案进行复查和审理的。他给清廷的奏报，虽难于肯定“案无遁饰”，但也可以说是案情不讳的。上引曾玉珍扬言买托保放，误作江口司听嘱释放，这一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江口司俘获冯云山卢六之后，立即解县审理，未见贿纵的事实。由此可见，《贼情汇纂》和《浔州府志》所说的“科炭”功并不准确。而且《浔州府志》称冯云山在紫荆山的东家是曾玉珩也与史实不符。邹鸣鹤在奏报中引王作新的控词则为曾玉珍。邹鸣鹤这个记载与《太平天日》的同类记述，则是一致的、切实的。这就说明《浔州府志》中对冯云山一案的人和事，所载是有失误的。

新发现的材料还记载说：“王烈提讯，冯云山狡不认供，查核所获书本（十款天条等），尚无违悖字句”。县官“差传王作新质对，王作新先已外出，屡传不到”。加之，“王烈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八（农历）御事，将人卷移交接署知县贾柱（桂？）讯办。”① “桂平县知县贾某讳匪，以游民移递云山原籍具狱”②。冯云山出狱获释，是经过斗争的结果。一方面，广西“吏治废弛，至此已极”③，府县既无心查访，却有意推诿、粉饰，客观上有利于冯云山坚持斗争。另一方面，冯云山不仅忠贞不屈，坚持斗争，而且

①均见咸丰元年11月6日，军机处录副。

②《中兴别记》，卷1。

③《筠文宗实录》，卷33。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44页

有理有节，善于斗争。既能使合法斗争无懈可击，又能对解差晓以大义，故立于不败之地。而反清斗争高潮的有利形势，拜上帝会作为坚强的后盾，这些就是冯云山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力量和根源所在。所谓“贿脱”的“科炭”一说，却以偏概全。况且，还有将“扬言买托”误作“贿嘱释放”的嫌疑，因而追叙“科炭”功的说法，也查无实据，是值得怀疑的。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45页

第四章　冯云山与太平军

一、《太平军目》

捣毁甘王庙和冯云山的被捕与出狱，标志着拜上帝会从秘密活动逐步转向公开的斗争。一八四八年以后，广西到处燃烧着农民起义的烈火。在全省十一个府和一个直隶州中，爆发了反清起义的就有七府一州。广西成为当时有名的“多盗之都”。饥荒严重，灾民流离失所，抢米风潮此起彼伏。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与桂平毗邻的贵县大圩发生土客大械斗。为了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贵县知县准土人与来人相杀起衅”①，并暗中帮助本地人以武力对付客家人。双方加入战团者数以万计，终于发展为大规模的民间械斗。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封建统治的危机日益加深，广西成了一个火药库。冯云山于一八四八年十月出狱后，即回紫荆山。

---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0页。参阅《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68页和870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46页

会众杀猪宰羊庆贺。冯云山对会众说："官绅竟敢无辜捉人，真是暗无天日，我们非快起事杀妖不可！"① 为策划起事，他即返回花县与洪秀全共商起义大计，"谈论广西拜上帝会事"②。次年（一八四九年）六月两人重返紫荆山，"对众信徒施以严格的规矩"，一面秘密打制武器，一面逐步将军制、军律、营规编订成法。

对集中反映太平军军制和旗帜的《太平军目》，史学界流行的说法认为是冯云山的独创③。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根据④，但不够全面。太平军制的创建是带根本性的大事。清方记载说："逆贼荒诞暴虐，已无人理，惟于军制似有法则，渠贼如杨秀清、冯云山、罗大纲、曾天养、林凤翔（祥）、吉文元、李来芳等，或久为剧盗，或曾充乡勇，于行阵机宜，山川形势，颇能暗习。虽不读书，固知兵法，然皆谲诈机警，逞其毒焰，竟能成燎原之势者，盖盗亦有道也。试观始定军目，似亦有条理。"⑤ 这个记载，除了诬蔑之词和个别人物不确外，是比较接近具体事实的。事实上，太平军制不必为冯云山个人所独创。从太平天国起义前冯云

①《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39和63－64页。

②《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65页。

③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08页；王文元：《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第162页。

④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69页。

⑤《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117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47页

山的个人经历来看，他虽然熟读兵书，但缺乏军事斗争的实践经验。创建太平军制，毫无疑问是领导者们根据武装斗争的需要，总结参加起义群众的斗争经验和智慧，参照古代的兵制兵法和历史上进步战争的成例，最后由洪秀全批准实行。“天王劳心，即将博白、贵县、象州、金田、花洲如来扶主等队，俱立首领，偏（编）以军帅、师帅、旅帅以下等爵，男女有别，虽夫妇不许相见，故所至无不胜捷。且有东西南北翼五王为之谋猷，有李开芳、李开明、林凤祥、罗大纲、陈承瑢、秦日光（纲）等为统兵之将，一时风云会合，非人力所能为也。”① 太平军制是集体的创造。冯云山学问渊博，精通军事学，在创建太平军制中，审时度势，贯古通今，博采群长，将太平军制编订成册，自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冯云山和其他领导者们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这正是他们成功地发动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条件之一。

认为冯云山熟读兵书而创建太平军制，把太平军制的来源说成是《周礼》的说法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就有人指出太平军制“与周之司马制无异”②。应该说，周代兵制为冯云山等人所采用，是太平军制的来源之一。考《周礼夏官》所载的周代兵制云：“凡制军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小国一军”。《地官小司徒》还记载说：“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太平军的军制也是以军为基本单位，军以下的组织系统与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0页。
②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61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48页

《周礼》所记载是一样的。证明周之兵制和太平军制确有渊源关系。但是太平军制比之周代兵制，组织系统已有扩大和变通。军之上设有监军、总制、将军统辖军帅，再上有领兵主将统辖若干军，最高统帅达于天王。军以下，用前后左中右、东南西北等方位和一二三四五等数字作为番号，比较复杂。清方惊叹说："不知其军制者，无不开卷茫然。"①说明太平军制严密完备且集中统一，远胜周之兵制一筹。太平军实行自愿入伍、全家入伍，保护和优待家属的原则，这是周之兵制所没有也是不可能有的。妇女编为女军，组织系统与男军相同。但男军每军定制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而女军定制则为二千五百人。儿童编为童子军，协助侦察、放哨。老弱编为牌尾馆，参加造饭、运输和后勤工作。这些适应全家入伍而创建的女军、童子军、牌尾等制度，也为周之兵制所无。太平军虽有大量的老弱妇幼随军，却能指挥自如、作战灵活，有"手使指应之效"。表明太平军制有利于充分发挥太平军的战斗力。这显然不是周之兵制所能企及，也不是冯云山等人照搬古代兵书兵法依葫芦画瓢，而是继承周之兵制并在实践中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的。清方对太平军极尽诬蔑之能事，但仍不得不交口承认太平军"队伍之制，条目整整，虽时有损益，于初制终无改移"，甚至把太平天国的发展归结于"始定军日不悖于法"②。封建统治

①《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8册，第118和119页。

②《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8册，第118和119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49页

者是无法理解太平天国革命的正义性的。他们把太平天国革命仅仅看成初定军制的优胜，这是一种偏见。但太平军制的成功创造，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冯云山等人编订的太平军制，约当一八四九年下半年至一八五〇年上半年完成，最迟不超过一八五〇年七、八月间。据《梁立泰家册》所载，梁立泰于"庚戌年（一八五〇年）七月在金田入营，八月封前营长东两司马，九月升前营旅帅。"可知一八五〇年七、八月以前太平军制已逐步付诸实行了。

二、治军教理与天条

冯云山参加创建太平军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参与制订太平军的"治军教理"和"天条"，即思想教育和军律。史载冯云山"造十款天条"①，"一切伪教章程及行军号令，皆云山与卢贤拔所订"②。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讲道理"。每逢行军、打仗、授令、突围、破关、临险、奖罚、筹款都要讲道理，即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洪大全自述》有："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全学有妖术，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

①《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69页。

②《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47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50页

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诸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团结不解。”① 在太平军中，这种宣传教育，从上到下，普遍实行。

第二，背诵“教理”和“天律”。据记载：“（冯云山）假造妖书，有散劫真言，归元宝诰等名目，又创为天律十六条款，太平制诏军书，各处传习，晨夕跪诵”②。冯云山编订了许多宣传品和《天条书》，在太平军中普遍传习背诵，使太平军的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深入人心。十款天条在紫荆山拜上帝会创建时已经编订。它是参照“圣诫”的条文演化来的。后来又加以充实和发挥，一八五二年在永安以《天条书》为名正式刊刻颁行。其内容包括祈祷仪式和十款天条两部分。祈祷仪式是把崇拜皇上帝的思想教育，渗透到会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如早起晚睡有不忘崇拜上帝的祈祷文，三餐吃饭有不忘皇上帝赐福的感谢文等。这些祈祷文虽然都是关于有衣有食、免祸得福一类美好的祝愿，但它把皇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权能威德具体化，从而坚定会众对皇上帝的崇拜和对拜上帝会的信仰。十款天条是拜上帝会的诫律，主要内容是：（一）崇拜皇上帝。（二）不拜邪神。（三）不妄题皇上帝之名。（四）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五）孝顺父母。（六）不杀人害人。（七）不奸邪

①《洪大全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77页。

②《盾鼻随笔录》，《太平天国》第4册，第354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51页

淫乱。（八）不偷窃抢劫。（九）不讲谎话。（十）不起贪心。以十款天条、洪秀全发布的严申军纪的诏令和《太平条规》等军律号令，约束太平军部众，使他们忠诚革命、爱护百姓、服从命令、打仗勇敢、齐心合力、缴获归公、熟悉营规、根除恶习、知法守法。所以，每人“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①。

由于“治军教理”和“天律”有一套成法依循，执行时又十分严格，从而加强了太平军的政治工作，有利于发扬太平军的革命精神，对于太平军的强弱、胜败、生存、发展起了重要的政治保证作用。史载“太平军只吸取具有宗教信仰和爱国信仰的人们参加部队，他们毫不羡慕饷银，这是他们经常取得胜利的重大因素。”②洪仁玕也指出：“细推其在金田起义之始，固由历年神迹所致，乃众心坚如盘石”③。他在《资政新篇》兵法附论中还提到冯云山和其他领导者“屡战屡胜”的原因在于“蓄威”，即“以天父天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因此，他得出冯云山“所以屡战屡胜者，亦先声夺人”④的结论。斗争实践证明，这套“治军教理”和“天律”是行之有效的，连清方也承认它既能瓦解清将之心、又能夺兵勇之气，

①《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89页。

②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48页。

③《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0页。

④参见《资政新篇》《干王洪宝制》，《太平天国》第2册，第540页和663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52页

对新归附的太平军战士更能起“移换心肠”的作用。特别要指出的是太平军“遇妖必诛，见民必救”的教理和纪律，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一点连西方传教士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在对待人民的关系上，建立十分开明的条规”①。太平军是正义之师，基本群众来自贫苦农民，实行的是自愿入伍的原则。兵源足、士气高、军威盛，这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的结果。而太平军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的加强，有利于分化敌人、壮大自己、不断争取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和太平军武器落后的情况下，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重要法宝。所以，冯云山参加创立太平军的“治军教理”和“天律”，比起他参加领导太平军的作战训练，贡献也要大得多。

三、创建圣库制度

一八五〇年六、七月间，洪秀全在紫荆山发布团营令，“立即通告各县之拜上帝会教徒集中于一处。前此各教徒已感觉有联合一体共御公敌之必要。彼等已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增加，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②团营时，“同食同穿”③。这些

①转引自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113页。

②《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0页。

③《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0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53页

记载，说明金田团营时已正式实行圣库制度。而金田团营前，各地拜上帝会与团练公开冲突的态势已经出现，拜上帝会会众已先将田产房屋变卖为现金，弃家集合。可以想见，有的地方在金田团营前已开始实行同衣同食的均产制度了。

圣库制度是根据拜上帝会“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人无私财”“为公莫为私”的原则建立的。其思想渊源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儒家的大同思想；二是历代农民起义“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传统；三是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至于圣库制度的创建出自何人之手，史无明文记载。考洪秀全、冯云山于一八四九年上半年在禾落地村外的山野间一起研究广西拜上帝会起义大计时，已将新得的“新旧遗诏圣书（即新、旧约全书），此时辄对众人选读经文，且谆谆劝告人真心信仰真理”①。据此可知，洪秀全和冯云山共商起义计划时，对包括《使徒行传》在内的新、旧约全书十分重视，并加以利用。从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〇年上半年，大概就是圣库制度从酝酿、创建到付诸实施的时期。此外，一些记载还指出：“冯逆亦踵行之，以煽惑愚民，殆张鲁之故智乎！”②说明冯云山吸收了太平道的思想，参与了圣库制度的创建工作。据说冯云山在紫荆山创立拜上帝会时，那里的瑶族人民踊跃入会参军。他们的社会生活可能对圣库制度的创建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据笔者调查，居住紫荆山的瑶族（盘瑶），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65页。

②阿拾《浔州府志》，卷27。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54页

生产水平比较低下，一直残存着一种叫做“搭帮”的互助习惯，即一家缺乏劳动力，大家帮他耕山种地，不必报酬。主人管大家吃饭，家中有什么吃什么，粗茶淡饭也没有怨言。当年，冯云山深入瑶族人民之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瑶族人民平等互助的社会生活自然为冯云山所熟知和关注。瑶族人民大批入会参军后，他们的平等互助、共同生活的习惯自然为圣库制度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思想资料。《金陵述略》曾指出太平军“逐日给米，遇节日及贼首生诞散肉，皆苗（应作瑶）人主司法”。这些实例，不仅说明圣库制度与瑶族社会生活的联系，而且可作为冯云山参与创建圣库制度的又一个佐证。

圣库制度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平分财产的要求。这种小农经济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但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即起义初期太平军的内部，则曾经一度雷厉风行地实行过，对于动员各族人民参军参战、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纪律和团结、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起了积极的作用。冯云山参与创建圣库制度，正是他参与创建太平军的又一个贡献。

四、指挥作战

一八五〇年六月间，冯云山偕同洪秀全离开紫荆山，来到百里外的平南朋化山区山人村，密藏于胡以晃家。其原因，一方面是为了洪秀全、冯云山的安全。当时，虽然清朝地方官吏十分腐败，但地主团练武装却异常凶恶。拜上帝会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55页

与团练的武装冲突如箭在弦上，形势十分紧张。一八五〇年三月，洪秀全在紫荆山召见平南蒙得恩，“指引甚属精详……其时令甚严肃，不准轻泄机关。”①为了避免革命领袖再度被捕和拜上帝会再次遭受破坏而造成革命流产，所以洪秀全和冯云山决定秘密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起义策略的考虑，让官兵与天地会相杀两败俱伤之后，再发动起义，据新近从英国传回的《天兄圣旨》所述，萧朝贵代天兄传言告诫洪秀全等，“不可令外小见，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现要避吉先，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急，然后天父兄自然有圣旨分发做事也。”②因而让洪秀全冯云山暂时隐藏起来，回避与外间的联系。此外，据笔者调查，当时紫荆山南部瘟疫较北部严重，拜上帝会会众也以南部加增为快。他们对瘟疫流行作了种种附会的解释，同时把洪、冯转移到瘟疫没有盛行的明化山“素与洪秀全等为友、与冯云山尤昵”的胡以晃家中。

但是，在实际上，远离革命主力并不安全。据记载，“（山人村）四围皆山，只有一小路通出外方，官吏对拜上帝会既生疑心，侦知洪、冯二人所在，乃派兵扼守山路。秀全与云山在彼处虽有少数信徒，而官兵仍不敢冒进，只在路上遍插短尖木桩严守路上而防其逸出。由是洪、冯二人被困

①《蒙时雍家书》，《太平天国》第2册，第755页。

②王庆成《〈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的发现和价值》，载1984年10月17日《光明日报》。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56页

山中，不能逃脱。至是拜上帝者之大事业，在开始时即几遭厄死矣。”①洪秀全冯云山在危急中当机立断，于九月十三日（公元十月十七日）亲自领导花洲团营，击败地主团练武装的进攻②。与此同时，派蒙得恩抄小路到金田调援兵。“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公元十一月四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③。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附身传言，号令会众，“谓其领袖等有难，而令彼等速往救援。”公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会中众兄弟齐集多人，兼程往救，与坚守山路之官兵冲突。彼等击败官兵自是易事，即拔开山路木桩，秀全与云山乃得恢复自由。”④花洲的太平军和金田的援军内外夹击，大败清军。十二月二十八日，洪秀全、冯云山胜利回到金田。

有的同志认为，“金田团营”就是太平天国起义⑤。这种说法是欠准确的。团营是按照太平军制编练队伍，只是武装起义的准备阶段。所以，一般说来不宜把“团营”和“起义”混同起来。“花洲团营”不仅比“金田团营”早了十七天，而且是洪秀全冯云山领导与清军作战的。如果把“团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0页。

②《蒙时雍家书》，《太平天国》第2册，第755页。

③《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366页。

④《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0页。《蒙时雍家书》：“先父在金田带兵攻打恩旺圩，其时路通花洲。于二十五日接洪王徒营出恩旺上金田。”

⑤俞政等，《金田起义时间的再考证》，《太平天国史论丛》，第3辑。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57页

营”说成“起义”，那么，与其说后来杨秀清在金田领导起义，不如说洪秀全、冯云山早在花洲已领导起义了。

金田团营时，各路太平军纷纷汇集金田。其中韦昌辉率领金田地区一千多人①，杨秀清、萧朝贵率领紫荆山三千人，洪秀全和冯云山率领花洲三百多人，黄文金率领博白三百人②，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和秦日纲率领的矿工队伍共数千人。史载：“于是贵县、博白、象州、桂平各乡所尝入云山等教者，挈其老幼妇女来归，合有万人。”③此外，贵县土客械斗中失败的数千客家人和桂平苏十九率领的饥民也投奔到金田，“一经会合，势遂滋蔓”④、“贼胆益壮”，“声势乃振”⑤。总计金田团营“大约男妇二万多人起首，能打仗的约有三千人。”⑥

一八五〇年十二月底，清军派总兵周凤歧率兵一千多人，从江口、新圩直扑金田。冯云山和杨秀清奉命布置伏兵，严阵以待。右路的盘古岭和左路的烟村、王漠，分别由杨秀清萧朝贵和黄文金指挥，中路金田、大湾的太平军主力由洪秀全、冯云山亲自督战。一八五一年一月一日，来犯清军被诱入金田前面的蔡村江。洪秀全、冯云山指挥中路太平

---

①《冯云山胞弟冯亚戊供词》。

②均见《李二供词》。

③《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9页。

④光绪《浔州府志》，卷56。

⑤民国《贵县志》，卷11。

⑥《李二供词》。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58页

军正面迎敌，其余各路四面配合，夹击清军。清军大败，死伤过半。副将伊克坦布被斩首，千总把总被杀不少。周凤歧收拾残兵败将，退回江口南岸。

花洲之战和蔡村江大捷，是金田起义的前奏。太平军初试锋芒，连夺胜仗；大大鼓舞了部众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表明了洪秀全、冯云山创建的太平军是一支生气勃勃、锐不可当的劲旅。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太平军欢庆战斗胜利和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①冯云山参加发动和领导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史载“云山等因激怒其众曰，‘等死耳，坐以待诛，不如乱。”②

在金田起义后的头八个月中，太平军三进三出紫荆山，一直在桂平、武宣、象州辗转作战。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太平军左冲右突，一直未能打破清军弧形的包围圈。但太平军在若干战役上取得了胜利。在这个时期，冯云山在联络友军和指挥作战上建立了功劳。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东出江口，冯云山奉命深入盘石的罗大纲营中，“详道拜上帝之道”，在坚持太平天国的政治原则和组织纪律的前提下，进

---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1页。

②清佚名《浔州府志》卷56；又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49页述冯云山号召太平军说：“众兄弟们，请听我说。现在，妖魔就要杀来了，我们要下跪默了！众兄弟们，请你们想，细细的想：我们要等待妖魔来吞吃我们呢？还是乘天父的旨意大家起来诛灭妖魔，以求现世的平安与来世的光荣呢？想呵，众兄弟们，我们只有这一刻，我们只有这一刻啊！”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59页

行联络罗大纲的工作，劝说罗大纲明大义，识大体，提醒罗大纲如继续孤军作战，株守一隅，“必至坐而待亡”。指出即使不亡，“雄如宋江不过一降卒耳”①，给罗大纲指明了联合是唯一的出路。最后，以事在人为的精神激励罗大纲，指出“虽曰天命，实是人谋”②，使罗大纲“悦服”，决心“依期会师”。后来，罗大纲留在太平军而不愿离去，也是因为他“正爱其（太平军）军律之严及治军之教理”③。罗大纲率二千人加入太平军，对于金田起义初期仅有正规部队三千人的太平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扩军。在争取友军、联络天地会这个复杂而艰巨的问题上，冯云山匠心独运，富于策略思想，因而取得了成功。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天王，封五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并与洪秀全亲自指挥武宣东乡大会战。清广西巡抚周天爵指使刘继祖率领第一路清军，抢先闯入东岭。洪、冯指挥部分太平军且战且退，诱敌深入，另拨二千人把清军包围，四面开仗。清将张敬修领第二路清军一千多人，从台村赶来救援，被洪秀全、冯云山指挥太平军内外夹击，分割聚歼。广西提督向荣亲自指挥第三路清军，从三里圩横插过来，企图把太平军切为两半，杀出一条血路，救出被围清军。结果自投罗网，反被洪秀全、冯云山指挥的太平军逼入重围，欲逃不得。第四路清军不敢再蹈覆辙，企图在三里圩

①李法章：《太平天国志》，卷8，《冯云山传》。

②同上。

③《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2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60页

北面的大琳另开战场，牵引太平军撤除三里圩的重围，救出清兵。结果又被洪秀全冯云山事先布置的伏兵所击溃。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洪秀全、冯云山运筹帷幄，决战决胜，很快就把四路清兵击溃。广西巡抚周天爵惊呼洪秀全、冯云山用兵"狡诈"。咸丰皇帝也说冯云山"诡诈"无比，要清军用心防备。大学士赛尚阿入广西督战，于咸丰元年七月（阳历八月）即飞报清廷说："粤西股匪甚多，冯云山洪秀全凌十八等俱天主教，凶狠尤甚。冯云山由金田而东乡，由东乡而庙旺，由庙旺而中坪，……从容来去，官兵壁上环观，有无可如何之势。见拟先用全力攻剿冯云山等最悍大股"①。广西巡抚周天爵也说太平军首领中，"洪秀全冯云山为最，营皆散处，战亦散布，即败不至大创，皆滑贼之尤者"②。可知冯云山指挥如神，威震敌胆。咸丰元年七月十六日（阳历八月十二日）清廷下令："冯云山为东乡贼首，现在窜入紫荆山，恐其翻越滋扰，尤当赶紧兜截，毋使逆焰复张。"③但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一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太平军新圩突围，冯云山率领后军殿后，阻击了敌人主力部队的追袭。九月十五日，向荣率领清军的主力与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争功，抢先从江口入平南县城，在官村"扎营数十座经西王南王打破"④。冯云山率领后军迅速由思旺回师官村，会同萧朝贵的伏兵，乘向荣的清军立足未定，以少击众，发起突然袭击。向荣措手不

①《清史列传》，卷52《赛尚阿传》。
②民国修《武宣县志》，第5篇，《前事》。
③《清文宗实录》，卷38。
④《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89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61页

及，“丧师失律”，几乎全军覆没。将领毙命一、二十人，大批军械、锅帐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官村一役，向荣所部二万多人被击散，“素称骁勇”的向荣，在“官村一挫之后，与前判若两人”①，托病不出一个多月。清军在广西的主力严重削弱，敌我双方力量发生了有利于太平军的变化。从此太平军从山地作战转入攻打州城的阵地战。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太平军一举攻下永安州（今蒙山）。此时向荣因官村新败，拖延了一个多月后才抵达蒙山东北接壤的昭平。乌兰泰则于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后的次日（九月二十六日）率清军一万多人在永安州西南的佛子村安营扎寨，开辟南线战场，造成对永安州的严重威胁。咸丰皇帝命令清军要特别防堵永安州南莫家村、水窦一带的冯云山、秦日纲率领的部队，深怕太平军从南面突围，并提醒说：“倘有小失，全局震动”②。九月二十八日，驻守州南莫家村的冯云山和水窦的秦日纲指挥太平军二千多人，在西线战场萧朝贵指挥的太平军的配合下，主动出击佛子村。九月三十日和十月五日，冯云山和秦日纲又先后两次夹攻佛子村的清军。清将秦定三中弹受伤。清军又一次惨败。十月十四日，南路乌兰泰和北路向荣的清军勉强凑合，制定了四面合围、南北夹击、偷袭水窦、进取州城的作战计划。但秦定三刚要抢渡长寿

①《清文宗实录》，卷45载咸丰元年10月6日（公元11月27日）谕军机大臣等：“尤当力防各匪首之在水窦莫村等处者分路逃窜。”

②《乌兰泰函牍》，《太平天国》第8册，第717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62页

河，就被秦日纲部队所阻击而无法前进。这时，冯云山率领莫家村的太平军乘胜追击，在长寿河东岸猛击清军。整个南线战场一齐打响。先是枪炮对打，后是短兵相接自晨至夜，甚为激烈。永安城内的太平军乘虚飞袭佛子村的清营。清军动摇，乌兰泰回师援救。太平军南线十里江防始终固若金汤；冯云山、秦日纲指挥南线作战保卫了永安州南门户。乌兰泰所谓冒昧攻城为下策、进攻莫家村为中策、夹击水窦为上策的作战计划宣告破产。清军大营翼长姚莹指出："贼踞永安，而以精锐立营水窦、莫家（村），互为声援，此善用兵者也！不可以小寇目之。"①《粤匪大略》也说："乌都统兰泰领南军二万驻水窦，向提军荣领北军二万驻新圩，两路夹攻，共望旦夕克服，而该逆匪诡计百端，颇知兵法，虚实离合，随时施行，我兵总不能克其土城。"②

近年，蒙山文化部门的同志发现冯云山在莫家村时的指挥所。③据说当年莫家村共七十四户，指挥所设在村东北边的莫若景大屋。莫家兄弟三人，莫若景本人为武进士，官至副将；其兄莫若玑是举人，官至知县；其弟莫若琇历任县教谕、训导等职。莫氏大屋在一八五九年遭火灾，后经改建，现仅剩莫若景大屋一栋三间的遗迹了。这是现存比较完整的一处冯云山活动过的遗址。莫氏大屋属双坡屋顶结构，坐北朝南，高二丈二尺，纵深二丈七尺，中间为厅，厅宽一丈四

①姚莹：《中复堂遗稿》，卷5，第11—12页。
②《太平天国史料》，第493页。
③何荣：《冯云山驻莫家村指挥所遗址考》，见《漓江》1982年第1期。参阅《广西画报》1981年第6期。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63页

尺，两侧厢房各宽一丈二尺，房屋四角飞檐翘起，装饰着三尺多高的凤头，屋脊正中塑有一双长颈葫芦。当年，它北靠州城，东连太平军占领区的东平里，西临涓江，与乌兰泰清营隔河相对。冯云山为保卫新生的太平天国英勇地站在斗争的前线，谱写了一曲伟武雄壮的凯歌，留下了冯云山指挥如神的一连串的历史记录。在这里，乌兰泰派人伪送降书、暗藏炸药妄图杀害太平军领袖的阴谋彻底败露。冯云山接信沉重，料破机关，将书信远掷地上，炮火即发。清方所谓“投书轰伤冯云山之右膀未死”①，说明冯云山的鲜血浸润了这里的土地。

冯云山参加领导和指挥太平军，不论是前敌督战、攻城略地，或是压阵居中、保护天王，还是押队护后、阻击追兵，总的说来胜多败少，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他在战略战术上，善于谋定后动、料敌制胜，避实就虚、布置疑兵，声东击西、歼灭敌人，出奇应变、以少击众，昼伏夜行、进退神速，凭据山险控制平原等机动灵活的战术更为之常用。史载：“洪秀全冯云山二人均善用兵”②。这是名不虚传的。

五、运筹策划

冯云山是领导核心的决策人之一。有人认为太平天国金

①《乌兰泰函牍》，《太平天国》第8册，第699页。

②吟唱：《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61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64页

田起义时期，太平军的战略方向是北上推翻清朝，而冯云山和洪秀全则主张东进广东。太平军北上与东进之争，反映了前期太平军领导核心的矛盾，造成了金田起义后战略方向举棋不定、徘徊不前，延误了北上推翻清朝的战机。这种看法，值得讨论。

现存记载冯云山和洪秀全在金田起义时期主张东进的最原始材料，是《谨将匪探李进富即李二供单录呈》。内中是这样说的："（一八五一年）二月初八日败仗，头子大哭，……打算要从后路双髻黄坡两界头窜回，便抢船只，一路抢掠到广东花县去安身。因大头子（冯云山）二头子（洪秀全）都系花县人，暗中也有人在广东传教。他们原说东省做东京，此处为西京，到去兴旺，大家享福不用说的。万一打败，也好投到英吉利国去。……广东花县我们会内愿去者少，不愿去者多"①。这份供词，具体而明确提到冯云山和洪秀全力主东进图粤和太平军中多数人不愿去的问题。有人根据这份李二供单的记载和一些历史现象，肯定冯云山和洪秀全由于熟悉广东情况，对广东天地会寄以厚望，同时由于洪秀全、冯云山与杨秀清、韦昌辉之间有矛盾，杨、韦的地位建立在广西会众的基础之上，洪、冯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即只有进军广东，主客互易，杨、韦的地位才会动摇，并进而指出："从战略观点看，进军广东的好处在地理上，

①英国国家档案馆，F、O、682、253、A、3、99。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65页

沿西江而下，势如破竹；在兵源上，三合会众多；在物资上，珠江三角洲富饶，外贸繁盛；在外援的可能性上，尽管不能借兵也可购买军火；在外交上，若能争取外国人同情也可起到孤立满清（应为清朝）的作用”①。当然，不能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推断，太平军东进并不是无稽之谈。但是，我们认为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东进的战略目标并不是为了图粤，而是为了与广东信宜的凌十八等会师，以壮大太平军力量，然后北上推翻清朝。

广东信宜凌十八及其弟凌二十八在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广西拜上帝会开始策划武装起义时，“受洪秀全冯云山感动，加入拜上帝会，往来两粤，受命在信宜传教立会。”②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后，凌十八于一八五〇年七月在信宜起义，挥师西上，进军广西玉林途中为清军所拦截。一八五一年一月金田起义后，洪秀全挥师东进，在江口为向荣清军所阻，被迫回师紫荆山。两广太平军会师的计划未能实现。一八五一年五月，凌十八也率军退回广东坚持斗争，至一八五二年七月在罗镜失败。在此期间，洪秀全于一八五二年五月指挥太平军永安突围，原计划东出昭平与凌十八会师，由于清军重兵堵截，太平军被迫改变东出昭平的计划，北上牛角瑶山上桂林。一八五二年七月太平军到达湖南道州时还多次派人下广东连州探路，但与凌十八会师的计划，终

①贺宇和：《太平军初起是北上还是东进的问题初探》，《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第271页。

②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247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66页

因凌十八的失败而未能实现。凌十八率领广东的数千太平军坚持斗争达两年之久。金田起义后，广西的太平军前后三次东进的军事行动恰好与凌十八的军事斗争相始终，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两广太平军领导者们在军事行动上的配合。太平军与凌十八会师的军事计划如能实现，则队伍倍增，如虎添翼，将有助于北上推翻清朝的统治。正因为如此，清方才三申五令要两广清军“不分畛域”，极力破坏太平军东进会师的计划。

太平军东进，除了具有与凌十八会师的意图之外，接应洪秀全、冯云山的眷属和花县清远的拜上帝会众，也是一个重要的目的。金田起义前后，洪秀全、冯云山派人回花县接其眷属共计三次。第一次是一八五〇年“五月（阳历六月）秀全遣江隆昌及另有王盛爵及侯昌伯两位兄弟带信回花县召其全家到桂。”①第二次是一八五一年一月中旬太平军出江口时，“派人回粤召集洪、冯两族人及在粤之信徒往桂加入太平军。……（洪仁玕）乃偕五十人，或为洪、冯族人或为友人，一同西上。追抵浔州时，乃闻悉太平军已弃营他去”②，结果折回广东花县，“秀全与云山在桂起义之消息已传至粤省清吏，有军队被派至本乡捕捉村人，掘毁祖坟，及勒索民财。……冯云山之叔伯某、其母、其弟，及一幼子均被捕入狱，而其妻及两子幸能逃出，匿于他县友人家。彼（洪仁玕）亦逃至清远，与众友商议，结果，众友乐为筹集旅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5页。

②同上。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67页

资，使仁玕挈云山长子及一侄再赴广西。此次清吏之防守及盘查比上次尤为严密，彼等不得已又折回粤东。”① “中间云山之妻匿居于谷岭，竟为一黄姓者告密……云山妇卒被捕，解往广州，与云山其他族人并下狱中。时云山之叔伯已死于狱内，云山之长子与侄随仁玕再次谋入桂，亦不得成功。彼等之亲友多人在粤，因受清吏之压迫及勒索过甚，准备抵抗官军，营救云山族人，但有些领袖们反对此举，故不成议。”② 第三次是太平军永安突围前，“至一八五二年，秀全之使者江隆昌再次回粤，携有函件召集各族信徒入桂，约会于永安。”江隆昌等“召集各人起事而以谷岭为集中地”。结果起义失败，洪仁玕等被捕。洪仁玕几经波折才脱身逃往香港。“云山之长子冯亚芳逃至广州，为铁匠学徒。……被侦出而被捕入官，但其坚不承认为冯云山之子。清吏乃提其至其生母之前，两人相见均泪下，由是证明母子关系。……其堂兄弟亚树出亡，经过多少困难卒得机会于一八五二年七月随罗孝全牧师至上海。综计洪氏族人在事前事后遇难者共约四十名，其余充军至远处者共约七十名。”③ 接应包括洪仁玕在内的洪姓族人上百人、冯云山之母、妻及三子和伯叔胞弟等数十人、还有家乡一批教友来广西，这是洪秀全、冯云山和太平天国其他领导者们共同关心和急待解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5页。

②《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5页。

③《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5—877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68页

决的问题。前后几次接应计划，除洪秀全一家在起义前夕安抵金田外，其余均未实现。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东进江口和在永安突围东进的行动，显然与接应洪、冯等眷属和花县、清远的教友息息相关。

太平军东进是事实，但图粤之说却是难于成立的。首先，洪秀全、冯云山从花县立教到紫荆创会，革命基业和基本力量是在广西而不是花县。广西拜上帝会根深叶茂，而花县教友却“不能立足”。其次，所谓广东三合会人多势众，一呼百应，也不尽事实。道光末年，广东三合会被迫纷纷向广西转移；何况，洪秀全认为三合会有许多弱点，“卑卑不足道矣”，“如不舍弃旧习而皈依真教，则不容收纳”①。事实上，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期，对广西天地会虽有争取与联合，但并没有作为依靠的力量。所以，所谓洪秀全、冯云山寄希望于广东三合会，既不尽符合洪、冯的思想，也缺乏可靠的事实作依据。再次，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前后，洪秀全冯云山三次派人回广东花县接其眷属来广西，而不是布置他们在广东伺机策应太平军的东进图粤。洪秀全冯云山接眷属来广西的计划，显然与图粤的目的背道而驰。这也证明图粤之说难以求得通解。复次，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期，洪秀全、冯云山与杨秀清之间是否存在势不两立的矛盾？没有确凿的史料可资证明，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大敌当前，太平军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如不团结一致是难于生存和发展的。这一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3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69页

点，清方说得很清楚："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神速，故能成燎原之势。"①这一说法即使有夸张之处，但基本是符合事实的。领导核心之间即使有某些矛盾，但也不至于在战略决策上势不两立。至于洪、冯想"投到英吉利国去"的说法，更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李秀成自述》明确指出，洪秀全冯云山"本海滨之人，素知洋人反复，故不与之合伙"。众多的历史事实可作为这一说法的证明。洪、冯和杨秀清在对待外国侵略势力的态度上，也无根本的分歧。所以，那种把洪、冯与杨秀清在金田起义时期说成势不两立的看法是缺乏说服力的。最后，金田起义伊始，太平军缺乏水师和粮食，而随军家属比作战部队多六、七倍，东进图粤缺乏必要的条件。一八五一年九月，太平军攻占平南思旺时，不仅从向荣清军缴获大批战利品，而且取得了一批船只运送中军和老弱妇孺及辎重。但是，这时他们沿湄江支流北上，而不是东进广东。这也是他们的战略意图不是图粤的一个佐证。根据上述五点，所谓金田起义后冯云山和洪秀全"图粤"之说，恐怕是一种附会而已。

洪秀全、冯云山组织拜上帝会的宗旨是推翻清朝开创新朝。这就决定了太平军起义后的战略目标与其说是东进图粤，不如说是北伐清廷更符合逻辑。太平军在辗转作战中，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战略方向逐渐明朗并作了若干的调

①《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8册，第172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70页

整，这是顺理成章的。尤其在入湖南之后，太平军人数激增。攻取益阳一役，缴获数千船只。太平军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所以到了占领武昌之后，在战略上是东下江南还是北伐中原才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河南水浅粮少、又有清军重兵防守，对发挥太平军水师的优势尤为不利。江南水深粮足，清军力量相对薄弱，尤其便于发挥太平军水师的优势和解决数十万人的粮草给养问题。而“金陵为王气所钟”①，又是“富庶之区”，符合洪秀全的帝王思想和小天堂理想。太平军的将领“在广西便欲到南京。”②出广西后则“专意金陵，睨为根本。……洪逆等深然之”③。“官军与之战，动曰：‘将欲取江南矣，岂畏你官军耶！”④东进江南、定都天京这个战略方向在攻占武昌后，经过争论逐渐占上风，最后取得统一并成为历史事实。这一次战略方向的调整是合乎规律的。而东进图粤、东省做东京却是有悖于“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宗旨的。把它说成洪秀全和冯云山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决策，是值得怀疑的。

---

①《建大京于金陵论》一共收入文章四十多篇，其中有十四篇提到“金陵为王气所钟”的思想。

②《李开芳供词》，转引《文物》1980年第2期，第35页。

③《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8册，第291页。

④同治修《扬州府志》，卷27。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71页

第五章　冯云山与太平天国

一、谋创立国

太平天国建国方略的决策者自然是洪秀全无疑，但筹谋立国的各项实际工作，则多出自冯云山之手。史载，“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纲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① 关于冯云山与洪秀全在什么时候开始筹谋立国的问题，史无明文记载。据洪仁玕所述，“初时并无举行革命的计划；但因官与兵之压迫及残害为吾人所不能屈伏，并无

①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87—788页。又《贼情汇纂》载：“冯云山洪大全皆通文义，始为村塾师及操刀笔唆讼，作奸犯科，无所不至，贼中目为才子，其赞美咒语，传习拜上帝会，一切奸谋伪制，二人之力最多。”又《发逆初记》说冯云山如“武侯执鹅翎扇。”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72页

别路可走故耳。”① 就是说，洪秀全冯云山在花县立教、开始革命的宣传活动时，即使有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想法，但由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各种条件尚未成熟，对如何实现这个思想的行动计划，还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创业时，相传在一副对联中用“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婉转地表达了密谋起事、创建基业、变革现实、翻身作主的素志，但仍然只是一种革命的决心而已。真正开始谋创立国的计划，似应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时候。除了在紫荆山成立拜上帝会总部，作为领导决策机关之外，一八四八年冯云山在桂平监狱中，秘密草创天历，象征否定清朝正朔、开辟新朝纪元，标志筹谋立国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一八四八年冬，冯云山出狱后，从紫荆山返回花县与洪秀全共商革命大计，初步议定起义计划和领导核心成员，拜上帝会从思想斗争政治斗争转入武装斗争阶段。此时，冯云山开始用通俗的评话方式，记录洪秀全的言行和群众活动，作为谋创立国后修史的开端，以便广播民间、流传久远。这就是后来被清军焚毁的《诏书》，即《天朝实录》。这些事实，表明筹谋立国的计划逐步形成并已经逐步具体化了。一八四九年夏，洪秀全冯云山从花县重返紫荆山后，开始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逐步组成起义的领导核心，成为实现立国计划的中心环节。一八五一年一月金田起义正式建立太平天国，可说是瓜熟蒂落了。这种筹谋立国的过程，和陈胜

①《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太平天国》第8册，第827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73页

吴广揭竿而起的不同之处在于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准备，即从一八四八年冬至一八五〇年上半年筹划谋创立国的准备工作就绪；一八五〇年六、七月间发布团营令。有人认为太平天国建国在永安而不在金田。从筹谋立国的史实来看，应该是金田建国而不是永安建国。洪仁玕谈到金田起义时指出："正号太平天国"①。而在太平军攻占永安之前，清吏在给清廷的奏报中也已提到了"金田称太平天国"②。冯云山在谋立创国中的作用与创立拜上帝会一样，是一位杰出的实际主持人。

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冯云山在太平天国中的职位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向来有许多不同的记载和说法。《谨将匪探李进富即李二供单录呈》中是这样说的："大头子冯云山，二头系洪秀全，三头杨秀清，四头子萧朝贵，五头子韦正，六头子胡以洗（晃），俱着黄衣。"③这是现在所见到的记载冯云山为最高首领的唯一资料。这个记载是和事实有出入的。冯云山是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开国的实际主持人，但不是最高的领袖。这一点，洪仁玕说得很清楚："冯云山虽是拜上帝会之开创者，但人承认洪（秀全）为会中至高首领，威权无能与比，其权力足以施诸会众各人。"④事实上，洪秀全最高首领的地位，既"为众人所拥护，并为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0页。

②《清文宗实录》，卷45。

③英国国家档案馆，F、O、682、253、A、8、99。

④《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67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74页

天弟（冯云山）所悦服”①。冯云山在紫荆创会时，遥戴洪秀全为首领，所以会众只“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②。据笔者实地调查，紫荆山中汉、壮、瑶各族群众世代相传，直至现在仍往往把冯云山独自在紫荆创业时期宣传和组织群众的活动，说成是洪秀全所为，而事实上洪秀全当时还在花县，并未来到紫荆山。这就证明李秀成说洪秀全是拜上帝会的教主是可信的。到了金田起义后，“据说秀全先让最高之称号于其他四位首领——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及韦正——及彼等谦让不肯，而且发愿完全服从洪之威权，彼乃自登尊位，而分封四人为四方之王。”③石达开追述参加起义时也说：“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六人聚众起事，共推洪秀全为首。”④石达开、洪仁玕、李秀成等人的记述基本是一致的。可见，洪秀全的最高领袖地位是肯定无疑的；李进富供词中把冯云山说成大头子显然是不确切的。在金田起义初期，洪秀全最高领袖的地位不仅尚未为李进富等一般会员所深晓，而且也未为清方所确知。例如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学士赛尚阿和广西巡抚邹鸣鹤复奏清廷时说：“金田逆匪自称太平天国，确有历次所获犯供及伪衣伪印可凭。其匪首确系称太平王。惟该伪王究系韦政，抑系洪秀泉，供词往往不一。臣等

①吟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38页。

②《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89页。

③《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3页。

④《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80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75页

各路密发侦探，多有指为洪秀泉者。缘此会匪本由洪秀泉、冯云山煽惑韦政倾家起衅，始推韦政为首，后仍推洪秀全为首。”①可见，一直到了金田起义后十个月，清方大吏仍未能真确探知太平天国领袖的虚实。所谓“始推韦政为首”，并非鲁鱼亥豕。因为，韦昌辉在洪秀全冯云山的串联发动下，倾家纾难，“督军打仗，善能谷战，是他最勇。常说他带一千人就有一万官兵也不怕。”②冯亚戊供词中说到冯云山带回花县的口信中称：“尉元解（韦元玠）为金田大哥”。所以，金田起义初期，清方把韦昌辉看作金田起义的最高首领不是毫无根据的。不过，韦昌辉只是他所直接掌握的金田地区这支一千多人队伍的首领，而不是太平军全军的最高首领。清方的探报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了。而清方未能确知太平天国领导核心的组成和活动规律，这正是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策略需要。后来，他们惊叹冯云山、杨秀清“诡谲异常”，说明在斗争中冯云山和其他领袖善于谋略。而象李进富那样的一般战士，在金田起义初期，把太平天国实际的主持人误为最高领袖，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八四八年九月稍后，萧朝贵代天兄传言，说太平时，“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冯云山有三个星出身，杨秀清亦有三个星，萧朝贵有二个星。”③在上帝家庭中，冯云山是天父的第三子，位在洪秀全之后，而在杨秀清、

①《粤平粤匪方略》，卷9。
②《洪大泉(全)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78页。
③王庆成，《〈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的发现和价值》，载1984年10月17日《光明日报》。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76页

萧朝贵之前。金田起义发动时，洪秀全以下首义诸人地位的排列，史无明文记载。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七月十九日（公元一八五一年九月二日）洪秀全在紫荆山茶地发布的《天王诏令》中说："前军主将贵妹夫、左军主将达胞同统戊一监军、前一军帅、前二军帅、左一军帅、左二军帅，开通前路；中军主将清胞，统土一总制、中一军帅、中二军帅及前选侍卫二十名护中。右军主将正胞、后军主将山胞同统右一军帅、右二军帅、后一军帅、后二军帅押后。"① 在这个五军主将制中，其次序是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冯云山。杨、萧、韦、石在拜上帝会中都在冯云山之后，而在五军主将制中，他们又都在冯云山之前。"这样次序的变动，应是根据起义后的实力来形成的。"② 上引《天王诏令》后有一行字："此是前时行营、坐营铺排如是，今宜听东王将令。"这句话是在永安封王后所加的。在永安封王以前，杨秀清虽为中军主将，但全军还不是都听他的将令的。如前所述，武宣东乡大会战，主要是洪秀全、冯云山坐镇指挥的。而杨秀清、萧朝贵只是假借天父天兄下凡附身传言号令众人的。辛开十月二十五日（公元十一月二十八日）洪秀全在永安发布的《天王诏令》说："前此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朕命称王爷，姑从凡间歪例。据真道论有些冒犯天父，天父才是爷也。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为东

①《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4页。

②参阅荣孟源：《天父下凡》，《贵州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77页

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① 据前引七月十九日《天王诏旨》封五军主将，尚无军师和王的称制。九月二十五日（公元十月二十八日）的《天王诏旨》有“丞相达军师，军师转奏”②的词句，可知军师的称制似在攻占永安时颁行。按左辅正军师、右弼又正军师、前导副军师、后护又副军师的次序是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冯云山在杨、萧之下，而在韦、石之上。到了十月二十五日《天王诏旨》加封东、西、南、北、翼五王时，“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萧、冯、韦、石的地位才稳定下来，不再改易。这就是天王领导下的军师制。

冯云山的职位几经调整和升降，稍为复杂。咸丰元年九月十八日（公元十一月十日），赛尚阿向清廷奏报时尚说：“一万岁洪秀全，九千岁冯云山”③。现存英国伦敦的洪秀全花县水口庙题壁诗是一八五三年抄本。上面除了“真主洪秀全”的字样外，还有“九千岁冯云山”的字样。《粤匪杂录》所载《长白清供词》和伦敦所藏《万大洪告示》所附名单，都把冯云山（南王）列在杨秀清(东王)之上。这种传抄本不是出自太平天国的正式文书，但冯云山的地位在杨秀

①《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8页。
②《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5页。
③明清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第543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78页

清之上，和拜上帝会中冯云山是上帝第三子、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的地位相符合的。冯云山作为上帝第三子，应该封为东王。但金田起义前，冯云山先是被捕入狱，后是离开桂平到花县，前后一年半的时间，广西拜上帝会实际主持人是杨秀清。他在斗争中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加上他利用代天父传言加强了他在拜上帝会中的地位。所以金田起义后，他的地位超越冯云山，而为中军主将、再晋封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至于萧朝贵的地位为何超越冯云山的问题，其原因大体与杨秀清相似。洪秀全有“东南西北敦皇极”的诗句。《太平军目》也按照“东南西北”的方位排列两司马和伍长的次序。永安封王时本应按东南西北翼五王次序排列，即南王冯云山的位次应在萧朝贵之上。但结果是把西王萧朝贵抬到南王冯云山之上。洪、冯离开广西拜上帝会期间，萧朝贵协助杨秀清主持了拜上帝会。他假托代天兄下凡附身传言加强了他在会中的地位。金田起义后，他“勇猛刚强，冲锋第一”，他的升迁应是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金田起义后，冯云山退居杨、萧之下，主要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冯云山职位调整，革命不变，传为历史的美谈。至于有人认为杨秀清在金田起义时期出于个人野心谋取高位的问题，史实不足，未可推断。

二、立法创制

对太平天国立法创制，冯云山贡献尤多。除前述协助洪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79页

秀全创建太平军制、圣库制度外，他还参与创立太平官制、太平礼制、太平历法，以及开国的其他典章制度。

冯云山编订的《太平官制》① 现已失传。但从太平天国初期的设官分职来看，太平官制具有许多特点。它实行军政合一，各级军事指挥员同时是各级行政长官。这样就便于集中统一，加强领导。官兵待遇大致平等，起义初期，“虽贵为王侯，皆无常俸”、“敝衣草履、徒步相随”，有利于加强内部的团结。它的诠选，主要靠立功升迁，论功优奖和选拔，有利于选贤任能和清除“官以贿得”的时弊。它“广置女官”、设置女将，在一定范围内吸收妇女参军参政，鼓舞广大妇女迈向近代妇女运动的门槛。太平天国初期的官制，适应了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体现了反封建的性质。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的友好人士在评论太平天国的政制时指出：“太平天国最英明的制度之一，就是各级军官的升迁只凭功绩，这是非常有利的制度，他们的多数首领都是很优秀的人才”，“清军的兵士全系人民之中的渣滓，军官又全靠贪污贿赂得以升迁，这种军队怎么能跟爱国的、有卓越才能的领袖领导的太平军抗衡取胜？”② 太平天国初期的政制，有利于选拔人才，组成较为精干、清廉的政府，推进革命斗争的发展。

---

①据张秀民、王会庵：《太平天国资料目录》，第61页。该书中说：“太平军目、太平官制、太平礼制、天朝诏命，俱冯云山所造。”

②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191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80页

冯云山制订的《太平礼制》，规定太平天国的“皇皇朝仪”及称谓。如果说，初期的太平天国官制仍保留着一定的等级观念的话，那么太平礼制以世袭为核心的等级观念，则更为突出地表现了冯云山的阶级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太平礼制的消极因素多于积极因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冯云山编订的《太平礼制》，还有一层意义。太平天国印书指出：“人妖分别在邪正，邪些是妖正是人，邪些极贱正极贵，邪些该砍正皆升。”①太平礼制反映了这个要求，把清朝统治者颠倒了的邪正贵贱重新颠倒过来，相对地提高了太平天国军民的政治地位。所以清方指出，太平天国军民“视我官吏若甚卑，不及贼目之尊贵，毫无畏敬之意”②。另外，《太平礼制》还肯定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的地位，这也反映了妇女参政的要求。所以，对《太平礼制》全盘否定，似欠公允。

冯云山草创的《太平天历》在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二月底已经刊刻颁行。《幼学诗》的最早刻本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据记载，辛开本的《太平天历》和壬子二年的《天条书》、《天父下凡诏书》，后来还作为珍贵礼物酬送归附的人，即所谓“黄历一本，每双月卅日，单月卅一日，历系辛亥年，伊改亥为开，称辛开元年。”③辛开元年天历，“前

①《天父诗》，《太平天国》第2册，第484页。

②《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8册，第168页。

③毛隆保：《见闻杂录》，《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50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81页

列诸王衔名奏折一道，请颁历也。后御批一道，准行也”。天历由诸王联名献奏，天王批准颁行，表明太平天国对更改正朔和定历治时的重视。颁行时间，当不能早于永安封王之前。

冯云山编订的天历，是适应开创新朝的革命需要的。它标志着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开始。天历的特点在于“惟刻某月某日干支星宿，下刻节气，隔七日下刻礼拜二字。……以外无他，伊盖日日日是吉，故不刻何日宜何事也。”①天历总结了农民群众长期积累的节气知识，比较符合自然气候变化的规律，简明易记，较易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掌握，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起了“定民志而正农时”的作用。天历删除了清朝《时宪书》和其他旧历书中反人民反科学的吉凶鬼神、祸福休咎的“一切邪说歪例”和禁忌，指出太平天日大吉大昌，随时行事，鼓舞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挥了“醒愚俗”的作用。冯云山创制的天历从政治思想、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除旧布新，为后来太平天国三、四、八、十一年天历所继承。尽管它有简单、疏漏和误差等缺点，但它基本上受到人民的欢迎，“诵赞美声震天地”。而曾国藩之流则咬牙切齿咒骂天历“逆天渎天，罪大恶极”，“是贼之悖为亘古所无”②。这也表明天历对敌人起了一定的打击作用。有些外国人指出，太平天国“确有进步及改革之能力与趋向”，“观其新历之推行可为证明”③。

①《见闻杂录》，《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60页。

②《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168页。

③《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第6册，第916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82页

冯云山革新历法，正是他在筹谋立国、开创新朝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冯云山和洪秀全编订的十款天条，被"奉为文字上之金科玉律"①，是太平天国前期法制和军律的基础。军律用于治军，法制用于治民。"天法至公"，执行严正。行刑与法制教育相结合，"凡刑人必讲道理"，务使知法、忌法、守法。太平天国的法制和军律起了维护革命秩序和人民利益、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的作用。太平天国印书中指出："除妖安良，政教皆本天法；斩邪留正，生杀皆秉至公。故自金田首倡大义，万众欢腾，诛灭群妖，焚毁妖庙，扫净邪秽，尽返真醇。此数千年以来未有若此巍巍之功德也。"② 至于点天灯一类酷刑，失之于苛，表明太平法制带有落后、野蛮的一面。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开始实行开科考试。即金田起义一周年纪念时，太平天国在永安隆重举行了第一次开科考试。洪秀全亲自主持了这次考试。考试结果张榜公之于众："有万寿诗联考取名次榜一纸，计四十余人，第一名则冯云山也。"③ 太平天国的文臣武将，主要是从革命斗争中选拔，而不是由开科考试而来的。但作为太平天国开国求才的盛举，这次考试亦"制度灿然一新，而名目仍然由旧"④。这对革除清朝科举的流弊具有积极的意义。它既

①《太平天国佚篇》，卷1，"洪秀全之历史"。

②《太平救世歌》，《太平天国》第1册，第240页。

③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10页。

④《钦定士阶条例》，《太平天国》第2册，第548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83页

是洪秀全、冯云山立志革命时“自己来开科取士”的誓言的实现，也是太平天国“振兴文治，虑念武功”的一种努力。冯云山名列第一，表明了冯云山才学出众和太平天国对开国功臣冯云山的推崇。

三、协调诸王

冯云山在谋创立国和立法创制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人认为，如果冯云山不是早死的话，“必可辅佐天王，裁制东王，调和诸王，而于帷幄之中创谋建议领导大业以底于成，所谓一身系国运安危与汉族之盛衰者，南王有焉。”①肯定冯云山杰出的作用是对的，但夸大了个人的历史作用，则是非唯物史观的。诚然，冯云山在太平天国开国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地位、威信和作用，也仅次于洪秀全而在杨秀清、萧朝贵之上。洪秀全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指导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冯云山则始终如一地支持和实践洪秀全的革命理想和计划。他在设教创会、密谋起事、兴师建国、立法创制等方面，与洪秀全“艰苦同心”，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是洪秀全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洪秀全是一位发动和领导太平天国起义，统筹全局的战略家。冯云山则支持和拥戴洪秀全的最高领导地位，使其为团结的核心和纽带，而“事权归一”。在此前提下，他退居杨

①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第301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84页

秀清、萧朝贵之下，不居功争权，识大体、明大义、顾大局，仍然日夜操劳，协助洪秀全处理军国大事。史载："云山能谋善断，多所规划，秀全深倚之。"①

据太平天国印书记载："南翼军师为佐辅，前导开国护圣君，克取省郡如反掌，开疆拓土功劳深。"②直至晚年，洪秀全还梦见冯云山与杨秀清、萧朝贵督师去收复苏州③，可见其怀念之深。

冯云山不仅辅佐天王，而且又能协调诸王。他是杨秀清、萧朝贵革命的引路人。他们在共同的斗争中建立了战斗的友谊。在平南官村大败向荣清军和永安保卫战中，冯云山与萧朝贵联合指挥、密切配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冯云山文武双全，能用人，连杨秀清都服他。"说明冯云山在协调诸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太平天国前期，领导核心比较统一，首先是由于"同心同力同打江山"的共同政治目标和洪秀全的统一领导。而冯云山在协调诸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太平天国的团结和胜利，也就是清军的孤立和失败。当时，敌人曾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太平天国领导核心的团结，"计诱贼首，使之自相携贰"④，但都未能得逞。冯云山善于团结人，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也是杰出人物建功立业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当然，单纯的农民战争，往往难

①黄鸣寿：《清史纪事本末》，卷51，"太平天国之兴亡"。

②《盟世文》，《太平天国》第2册，第504页。

③《天王诏旨》《太平天国史料》，第103页。

④《东华续录》，咸丰元年6月条。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85页

于长久保持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历史上，农民小生产者难以避免狭隘、自私、保守、散漫，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所造成的。特别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在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中，农民起义军的领导集团中更是时常发生矛盾和斗争，直至演变为团结统一的破坏。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领导核心日益发展的矛盾，导致了内讧和分裂。这是历史的必然，阶级的局限，并不是个别杰出的人物所能根本改变的。洪秀全也好、冯云山也好，都没能例外。尽管冯云山在维护领导核心的团结统一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也只能在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中起缓和或裁制作用，而难于消除分裂出现的根源。当然，冯云山协调诸王的特殊作用，对于延续太平天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促进革命的继续发展则是可能的。但是，那种把冯云山的作用夸大为一国安危所系的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也有人认为冯云山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所以不能保持巩固的团结。这种说法也不尽符合历史实际。冯云山不仅在反对清朝的斗争中十分坚定，而且他对太平天国内部的叛逃、破坏纪律的行为进行了必要的斗争①。在莫村处理黄以镇叛变案、在永安处理周锡能内奸案，冯云山始终坚定地站在

①据广西师大（原广西师院）历史系编《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油印本）第32页记紫荆山古滩村刘石林口述："我阿公有两兄弟，叫刘振麟、刘振隆，都跟洪秀全革命去了。临行时还喊老婆回象州看外家。他们去时倒很高兴，到了阳朔后，因为打仗不力，所以冯云山又喊他们回武宣来。"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86页

太平天国一边，参与了打击叛徒的斗争。在行军阳朔时，他裁汰打仗不力的人回桂平，严肃了军纪，教育了太平军战士。他在联络天地会罗大纲时，坚持了太平天国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在斗争中求得了联合。他坚持在广西宣传和组织群众，不回广东，在去留问题上和洪秀全发生严肃的争论，最后以创立革命基业的道理说服了洪秀全。这些事实，说明了冯云山坚持原则，富于策略，促进了革命的团结。即使冯云山过于谦让或某些方面的斗争性还不够，是缺点，但这并不是冯云山的主导方面，而是白璧微瑕而已。

四、《太平天日》

《太平天日》一书是记载洪秀全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文献。关于《太平天日》的作者是谁，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认为是洪仁玕所作，有的认为是冯云山所作①。我们认为，《太平天日》为冯云山所作的可能性比洪仁玕为大。

《太平天日》的内容专记洪秀全从丁酉年（一八三七年）升天受命至丁未年（一八四七年）十一月捣毁象州甘王庙事，前后共十年。其中记述洪秀全升天受命下凡诛妖的故事，比《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述同一内容几乎多了十倍以上的篇幅。在表现方法上，《太平天日》记述洪秀全升天受命的故事性较强，神话色彩浓厚，富于感染力。但《太平天日》

①《"太平天日"的作者究竟是谁？》，《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第8期。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87页

所记洪秀全和广西拜上帝会事，却不如《太平天国起义记》详细和全面。在时间范围上，《太平天国起义记》所写内容，上自洪秀全的家世，下至金田起义爆发，“将洪秀全起事之原始一一记述”①。可见《太平天日》和《太平天国起义记》两书，从主题内容到表现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洪秀全升天受命的故事，“冯云山从而愈之”，加以附会和发挥。一八四四年洪秀全、冯云山在贵县和一八四五年冯云山在紫荆山期间，均将洪秀全升天受命的故事向人们传播。到了一八四七年洪秀全来紫荆山时，萧朝贵的妻子杨云娇“自言在丁酉年（一八三七年）间，彼曾患大病，卧床如死去，其灵魂升天，即闻一老人对其言曰：‘十年以后，将有一人来自东方，教汝如何拜上帝，汝当真心顺从。’彼在女教徒中至为著名。”②杨云娇所说的故事，与洪秀全升天受命的故事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杨云娇自言灵魂升天的故事，是受独自在紫荆创业的冯云山启发得来，而不是受远在广东花县的洪秀全、洪仁玕的启发得来的。可知，洪秀全和杨云娇两人在不同地点灵魂升天的附会，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意的安排。编造升天受命故事的不可能是别人，而只能是冯云山。《太平天日》大书特书洪秀全升天受命的故事，最有发言权和擅于口才文词者，非冯云山莫属。从内容来看，《太平天日》为冯云山所作比较符合实际。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4页。

②《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7—858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88页

从《太平天日》和《太平天国起义记》两书所记述的一些具体内容上的差异，也可以窥探两书出自不同作者之手。

第一件事是收入诗作的差别。《太平天国起义记》叙述一八四三年六月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三人完成洗礼仪式和撤去洪秀全与冯云山二人塾中的孔子牌位后，还记录了洪秀全和洪仁玕二人的诗。但《太平天日》只记其事而未录其诗。一八四七年十月，洪秀全、冯云山捣毁象州甘王庙，《太平天日》不仅记其事，而且记录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的二首诗。而《太平天国起义记》只记其事和洪秀全的一首诗，而未收录冯云山的另一首诗。洪仁玕自己的诗作，熟记在心，所以他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加以引述是很自然的事。而冯云山捣毁甘王庙的诗，他并非熟知，故无从收录。同样的道理，冯云山捣毁甘王庙的诗作，他自己也熟记在心，所以他在《太平天日》中抄录上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太平天日》和《太平天国起义记》收录诗作的差异，说明两书应该分属于冯云山和洪仁玕所作。

第二件事是所记地名地理的不同。一八四四年洪秀全、冯云山"出游天下"，洪仁玕因家人反对而未成行。这件事，《太平天日》的记载比较具体，尤其是途经的地方，记载颇为详尽。洪秀全、冯云山二人"始由广东省城、继由顺德复旋回，转游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涵江、阳珊（山）……白虎圩……往游八排，到南江排……到蔡江……由蔡江到珊(山)径，由珊（山）径到石田，到荔枝铺，由荔枝铺到金庄，由金庄到南丰，由南丰到鱼拂，由鱼拂到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89页

封川，由封川到容圩，由容圩到藤县，由藤县到大武，由大武到木落，由木落到蒙圩……由蒙圩到广西浔州桂（贵）县赐谷村。”① 经过路线和二十六处地名的记载一清二楚。同一记事，《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载甚是粗略。书中除提到洪仁玕教读过的清远的一处具体地名之外，其余全是虚写。如“秀全与其友等继续西行”、“在瑶区内之荒山野岭路上跋涉”、“复趱程前往探视秀全居住广西之亲戚”等等。可知洪仁玕由于没有亲历其境，所以沿途经过路线和地名，并不详知，他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只好虚写。而冯云山因“出游天下”是亲历其境，经过路线和地名自然熟悉，因而他在《太平天日》中便能实写。这一点也可作为《太平天日》只能是冯云山而非洪仁玕所作的佐证。

第三件事是紫荆创业。《太平天日》叙述冯云山紫荆创业的活动时间、地点、人物、经过，都有具体的记载：甲辰年（一八四四年）先在古林社张家，乙巳年（一八四五年）到高（过）坑冲张家，丙午年（一八四六年）和丁未年（一八四七年）在黄泥冲曾玉珍家。而《太平天国起义记》在叙述同一内容时，时间、地点、人物，却很笼统，只是说“冯云山留在紫荆山一带，逾数年，热心传教”。究其原因，也是由于洪仁玕并未亲自参与紫荆创业的活动，时、地、人、物、事不熟悉，所以他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说的就很笼统。而冯云山因是亲身深入紫荆创业，时、地、人、物、事便能如数家珍，所

①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第2册，第643－644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90页

以他在《太平天日》中所记之事来龙去脉一目了然。这又是《太平天日》非洪仁玕所作而是冯云山所作的又一个例证。

第四件事是反孔问题。《太平天日》编写皇上帝鞭挞和训斥孔子的故事非常生动突出。皇上帝指责孔丘的书教人多错，孔丘强辩，私逃欲与妖魔头同走，被天使捆缚。皇上帝命天使鞭挞孔丘，孔丘哀求不已。皇上帝念他功可补过，留他在天享福，但不准他下凡助纣为虐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在同一记事中，不仅尊称孔丘为孔子，而且只有略略数语，皇上帝"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清楚发挥真理。孔子似自愧而自认其罪。"②《太平天日》和《太平天国起义记》两书都反映了反孔的思想，但前者反孔思想激进、态度坚决、言词激烈，后者似是轻描淡写，比较温和。这种反孔思想在程度上的差别，与作者的经历见识有关。一八四三年花县立教时，冯云山撤去自己塾中孔子牌位，丢了教席，也不屈服，并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他的反孔态度非常坚决。洪仁玕在清远教读，"小心软弱，竟听友人之劝，许其学徒拜事孔子，惟其自己则不拜而已。"③并且，到了金田起义前一年，他还继续参加科举考试。这说明洪仁玕虽然反孔，但有保留，不彻底。在反孔问题上，《太平天国起义记》所反映的思想和洪仁玕的态度相一致。而《太平天日》所反映的反孔思想，与冯云山的思想一脉相承，但与洪仁玕的态度

①《太平天国》第2册，第636页。

②《太平天国》第6册，第842页。

③《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3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91页

则有区别。这也可以作为《太平天日》并非洪仁玕所作，而是冯云山所作的再一个例证。

《太平天日》一书，是王重民于一九三五年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校录后寄送回国的。他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太平天国官书新编叙录》一文中曾有一段说明："《太平天日》……书封面署：'此书诏明于戊申年(一八四八年)冬，今于天父天兄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一八六二年)，钦遵旨准，刷印铜版颁行，而不著撰人姓氏，以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校之，盖即洪仁玕所撰也。"①王重民发现《太平天日》一书并校录送回祖国，这是一大贡献。但他校对《太平天日》和《太平天国起义记》两书时，只看到两书记事相同之处，而未深究不同的地方，认为《太平天日》作者是洪仁玕，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太平天日》于一八六二年铜版印行时，由当时总理朝政、文衡总裁洪仁玕"手自删润"是可能的，如书中的"主"、"南王"一类称谓，显然是后来修改加上的。但我们却不可以因洪仁玕对《太平天日》有所修改，而把它说成是洪仁玕所作。

《太平天日》成书于一八四八年冬，这时正是冯云山出狱回花县与洪秀全共商起义大计，开始记录洪秀全的言行活动，即《天朝实录》(《诏书》)期间。查《太平天日》一书，并宗明义注明"诏书一"②，应是《诏书》的第一本。这是冯云山追述洪秀全在一八四八年以前的革命活动的一段信

①《逸经》，1937年第27期，第28页。

②《太平天日》，《太平天国》第2册，第631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92页

史。“自戊申（一八四八年）起叙至入金陵城等事，前出冯云山手，后出曾钊扬、何震川诸贼手。”①这就是《诏书》二以后各册。今仅存冯云山所撰的《诏书》一、即《太平天日》，其余各册皆毁于兵燹。

五、为国殉难

为了北上推翻清朝，太平军经过周密计划和部署，于一八五二年四月五日夜，冒雨从永安东面十八华里的古苏冲突围。罗大纲率领先头部队，摧毁了古苏冲的三道“铜关铁卡”，破开“铁打天下第一闸”的玉龙关，为全军突围打通了前进道路。冯云山率中路五、六千人，保护天王洪秀全及妇幼辎重于半夜三更上路。杨秀清领前，萧朝贵护后。一夜之间，太平军甩开数万清军的包围，全部撤离永安。

从古苏冲经龙寮岭到黄草岭（又叫黄茅岭）之间，是一条二十多华里的峡谷。这里清军防御薄弱，是太平军突围转移的必经路线。四月七日，乌兰泰率大军抢先占领龙寮岭高地，对太平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太平军数度仰攻，均被敌人炮火所击退，牺牲了二千多人。太平军利用乌兰泰骄横轻敌的弱点，诱敌深入，由冯云山和萧朝贵率领主力部队，分兵三路设伏：北路从高巩冲直插龙寮坳，切断清军退路；南路主力占踞平冲、崩冲的高地，伏兵以待；中路坚守大厄、二厄，封锁高巩冲渠。冯云山和萧朝贵密切配合，四月七日一

①《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56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93页

夜之间完成了作战部署。四月八日清晨，乌兰泰争先追来，骄兵疾进，向荣勉强随后。太平军利用山地作战和近战的优势和有利的地形，居高临下，从沿冲两侧的山梁上发起凌厉的攻势，枪炮齐发、滚石如雨。冲底的清军如蛇入竹筒，进退不得，处处挨打。结果，清军被杀死、压死和互相踩死的不下四、五千人。四镇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当场毙命，乌兰泰坠崖受伤，仅以身免。这一仗，清军"阖营丧气"；咸丰帝闻报"心寒"，赛尚阿连降四级，向荣、乌兰泰被拔去蓝翎，革职留用。太平军转危为安，士气大振。冯云山临阵指挥，卓立奇功。

四月九日以后，太平军急行军经荔浦马岭、阳朔高田、临桂良丰，十八日进抵省城桂林。①太平军缺乏攻坚工具，攻城一月不下，撤围北上。五月十九日破灵川、兴安，二十四日逼近桂北重镇全州。经过多次激战，于六月三日大破全州。冯云山于是役后阵亡，史载：

"攻破全州之后，南王在全州阵亡。"②"攻全州下之，南王冯云山中炮升天。"③冯云山驰骋疆场，为国殉难，年仅三十余岁。

---

①光绪辛丑(1901年)杭州白话报馆石印的日本增田贡《清史揽要》卷4记载说："冯云山犯桂林，总兵四人担战而殁，乌兰泰闻之，以刀刺臂洒血，呼将士共饮，誓师赴援，血战破贼，竟中炮死。"

②《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91页。

③《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1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94页

冯云山牺牲的具体地点在全州北面湘江蓑衣渡二里处的水塘湾。水塘湾在湘江急转向东处。这里河床狭小、水流湍急。清将江忠源预先设伏于此，伐木塞江，派重兵扼守着狮子岭高地。六月十日，当太平军水陆两路从全州出发、向湖南进军时，在水塘湾遭到江忠源清军的伏击，折兵过半，辎重尽失。太平军弃舟上岸，与清军激战两昼夜。冯云山奋不顾身，临阵指挥杀敌，不幸被清军九节铜炮击中，壮烈牺牲。据笔者实地调查，传说冯云山的遗体被埋葬在附近亭塘里的凤形山（也叫郭家岭）上。当地的百姓世代相传，说太平军为了避免清军掘坟毁尸，在凤形山中把南王冯云山的真正墓址隐蔽起来，留下了作为标记的几句话："石山岭，对石碑，找到银子有三堆。"直到解放后，仍有人到这里，面拜凤形山，表达后人对冯云山深深的纪念和景仰①。

---

①蓑衣渡村71岁老人陈开兆说："我们小时候，水塘湾古树很多。这里涨大水时水有丈把深，水退时水过膝盖而已。清兵打木桩拦断水塘湾上头，清兵的铜炮有水桶那么粗。听讲冯云山在水塘湾牺牲的。"蓑衣渡村陈文连、江遂秀夫妇也说："冯云山是在水塘湾被清军用九节铜炮打死的。"蓑衣渡村67岁老人蒋明茂说："听讲冯云山带队到蓑衣渡后，在湾母岭上观察地形，被对岸观音大座上的清军用九节铜炮打中的，在湾母岭牺牲后，抬到郭家岭埋葬的。"车田黑村58岁老人康家光说："清军在水塘湾埋伏，冯云山的队伍走过时被打散。冯云山组织人马弃船上山，正在指挥，被清军用九节铜炮打中牺牲。这一役太平军死了很多人，老百姓挖了坑埋葬了（地点在现田伟大队）。冯云山葬在郭家岭，从前叫凤形山，向来有人来扫墓。老人家说：'太平军在凤形山挖了很多盗洞，冯云山葬在这里，但不知是那个洞，只留传下几句话：石山岭，对石碑，找到银子有三堆。'"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95页

太平军中有一首《别南王冯云山》的诗写道：

相处日既久，分离别绪长。
蛟鼍横地起，鸾鹗刺天翔。
意气凌千里，威声撼四方。
□□□□□，含笑□□□。①

冯云山虽然牺牲了，但折一枝而播万种，更多的人民站起来了。清方说太平军“抵全州，围攻十日，为兵民诱歼万数千人，冯逆死焉，贼益忿甚，极力破之。”②太平军的战士，踏着英烈的血迹，挥戈猛进，出广西、入湖南、长驱北上。金田起义的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成全国各族人民的大起义。

六、幼南王考遗

关于冯云山的亲属，记载稍有涉及，但歧异颇大。《金陵杂记》说：“伪西王萧朝贵已死，其子于去夏（一八五五年）在城中又毙。伪南王冯云山亦死。两贼所遗贼妇等女辈，皆依附伪东王杨秀清居住，先驻皇城旗营地方扎馆，现

①罗邕、沈祖基：《太平天国诗文钞》。

②《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8册，第290页。又据《清文宗实录》卷62所载，早在咸丰2年5月17日（公历7月4日）谕军机大臣等中说：“抚恤楚境贼首萧朝贵是否实系歼毙？冯云山、罗亚旺是否受伤？”冯云山的安危，清廷是不能不重视和过问的。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96页

有随杨逆搬来（南京）汉西门内居住者。”①《金陵省难纪略》记萧朝贵冯云山战死后说：

“两贼有子，皆袭父号。”②

据此，则冯云山的家属应在南京，并袭封了。但据《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载，如前所述，冯云山之母胡氏、妻练氏于一八五一年在谷岭起义时被捕，下广州狱中，直至五年后，清方《提讯冯云山亲属冯亚养等情形奏报》中还证实此事：“冯胡氏系冯云山亲母，冯练氏系冯云山嫡妻，例应发驻防为奴。”③据此可知《金陵杂记》说的“两贼所遗贼妇等女辈，皆依附伪东王杨秀清居住”一说，当不包括冯母胡氏和冯妻练氏，此不赘。

关于幼南王的问题，太平天国文件，如天王诏令、幼主诏旨等均有多次提及。后期参政的幼南王究竟是不是冯云山的亲子？这是需要弄清的。这个问题，过去已有同志考证，认为幼南王不姓冯，而是萧全福④，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主要根据如下：

据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元一八六一年二月四日）《幼主诏旨》说：“凡官本籍以次章（王）、辅

①《太平天国》第4册，第629页。

②《太平天国》第4册，第707页。

③英国国家档案馆，F. O. 682. 289／8。

④贾熟村：《幼南王考》，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7期。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97页

（王）、侍（王）、赞（王）、忠（王）、勇（英王）、翼（王）、干（王）、南（王）、西（王）递达幼东（王）转献。”① 又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一月一日（公元一八六一年二月九日）《天王诏旨》说：“朕诏和甥、福甥、玕胞、达胞、玉胞、秀胞、恩胞、贤胞、辅胞、璋胞、万侄内外众臣知之”。② 又《朝天朝主图诏》说：“朕诏天佑子侄、和甥、福甥、玕胞……中排两行向天皇，南干以下至安福”。《天朝爵职称谓》的序列是：“殿前统领转奏右（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王五殿下幼东王九千岁、殿前赞奏节钺左（右）弼又正军师顶天扶朝纲幼西王八千岁、殿前公议前导副军师顶天扶朝纲幼南王七千岁”。③ 从这些文件的相应位置来看，“南”即天王的“福甥”、幼主的“福表”，即“殿前公议前导副军师顶天扶朝纲幼南王七千岁”，其地位一般排列在幼西王萧有和之下，而在干王洪仁玕之上。这个地位，除了冯云山的继承者之外，是没有其他什么人有资格排在这个地位上的。所以，福甥（福表）应该就是幼南王七千岁。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幼南王（福甥、福表）究竟是谁？据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公元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天王诏旨》说：“诏萧有和、萧全福、洪仁玕、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解释归荣天父天兄天国真义。”④

---

①《太平天国史料》，第114页。

②《太平天国史料》，第118页。

③《太平天国》第2册，第700页。

④转自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755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98页

从对应位置可知，幼南王即萧全福。他可能是洪秀全妹夫萧朝贵的儿子。所以，天王才称他为福甥，幼主称他为福表。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考证和补充的问题，就是洪秀全为什么指定萧全福而不是冯云山的亲子袭位为幼南王呢？冯云山有三个儿子，冯云山胞弟冯亚戊也有一个儿子，他们到底到了天京没有？这个问题必须进一步回答。一八五一年二、三月间，“冯云山之伯叔等、其母、其弟，及一幼子……均被捕入狱”①，只有长子、次子幸免而逸出。不久，“云山之伯叔已死于狱内。”此时，“仁玕挈云山长子及一侄再赴广西”，因赶不上太平军队伍而折回。“自谷岭事败之后，云山之长子冯亚芳（即冯茂芳），逃至广州，为铁匠学徒”，被人告密入狱，“亚芳至今（一八五四年）与其母及其族人系于广州”②。据此可知，冯云山的长子冯癸芳、幼子冯葵华在广州坐狱，均未曾到过天京。

冯癸茂是“云山之次子”，“随其堂兄弟亚树出亡，经过多少困难，幸得机会于一八五二年七月（阳历）随罗孝全牧师至上海。”③他们努力寻找机会前去天京，但无结果。冯亚树“得了些旅费回去香港，后来在彼处染病身故。”④据此可知，冯云山的亲侄冯亚树只到上海未到过天京。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5页。

②以上均见《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5页和878页。

③《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8页。

④《太平军纪事（讲词）》，《太平天国》第6册，第922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99页

冯云山的次子冯癸茂在上海留下，隐姓埋名，费尽周折前往天京的努力也未成功："不知怎么样，党人（上海小刀会）认出那年纪较轻的青年（冯癸茂年次于冯亚树）是南王冯云山之子，他们即迎接他入城，花了五百大元买一匹骏马，让这小王爷骑上，在城内游街，很为热闹高庆。"①冯癸茂被上海小刀会所收留。当上海小刀会被清军血腥镇压时："在被杀者之中有南王之幼子（应为次子冯癸茂），但清军究不知其为谁也。"②据此可知南王冯云山的次子冯癸茂在上海死于乱军之中，也未曾到过天京。

综上所述，冯云山的三个儿子全部被捕或被杀；冯云山的侄子也病死香港。他们之中没有一人到过天京。所以，袭爵继位为幼南王的不是姓冯。他既不是冯云山的亲子，也不是冯云山的亲侄，这个结论，当是可信的。冯云山"去国离乡，抛妻弃子"，忠于太平天国的献身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①《太平军纪事（讲词）》，《太平天国》第6册，第934页。

②《太平军纪事（讲词）》，《太平天国》第6册，第938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00页

第六章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冯云山就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位永远值得纪念的人民英雄。

为了推翻清朝腐败统治，开创新朝，冯云山奋斗了一生。他最早接受洪秀全的革命主张，"共布大道于海滨"，是拜上帝教的播种人之一。他为了革命，"乃始周游，唤醒英雄，跋涉险阻"，① 深入紫荆、艰苦创业、宣传和组织群众，开拓了紫荆山革命基地，是拜上帝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协助洪秀全创建太平军和筹谋建国方略，参与创天历、立军制、设官职、定朝仪、制订开国典章制度和律令，处理军国日常工作，是太平军和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义胆忠肝"、"一心一德"，拥护天王、协调诸王，"忧乐胥共，安危俱同"，是洪秀全最亲密的战友和"真兄真弟"之一。冯云山不愧为太平天国杰出的农民领袖。他的牺牲，是

①《御制千字诏》，《太平天国》第2册，第410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01页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以来最重大的损失。所以洪秀全痛哭终日，说："天不欲我定天下耶，何夺吾良辅之速也？！"①封建文人是这样记载冯云山的："造伪书惑众，愚顽信为神，……忽见所造十天条伪太平军目，伪太平礼制、天父诏书，皆谓如此奇才，向非天生，何以至此。南贼自称天父第三子，伪号前导又正军师（应为前导副军师），伪称南王七千岁。倡乱以来，用兵诡谲，几于不测。所有伪谕，悉出主裁。"②

冯云山不愧为太平天国一位开国的大英雄、杰出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在太平天国前期的地位、作用和贡献，比杨秀清、萧朝贵更重要，因此应该予以较高的评价。

冯云山作为一百多年前的一个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坎坷的。但他顺应时代的潮流，追求真理、救国救民，忠于革命、勇于献身，坚毅努力、埋头苦干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太平天国革命文献记录他的革命业绩时指出："前随天王遨游天下，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姊妹，日侍天王左右，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家，抛妻弃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后蒙天父开恩，封为南王，永世威风，名传万古，此又历尽艰辛，坚耐到底。"③这个评价，是冯云山热诚、努力和牺牲精神的写

①黄鸣寿：《清史纪事本末》，卷51，《太平天国之兴亡》。

②《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69页。

③《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371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02页

照。紫荆山拜上帝会“各教友有成语云：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①冯云山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和极大影响由此可见。冯云山牺牲后，他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太平天国军民的斗争。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天王洪秀全念其功，追封冯云山为“九门御林宿卫前导军正军师、天京神策、前导军正掌率、朝纲副掌率、第二等云师、尽忠扶主、顶天扶朝纲、忠正南王。”②一八五四年天京被困，洪秀全一面组织天京保卫战，一面鼓舞士气，在《试草（心）诗》中写道：“神爷试草（心）桥水（计谋）深，为何吃粥就变心？不见天兄舍命顶，十字架上血淋淋。不见先锋与前导，立功天国人所钦。”③洪秀全教育军民学习先锋萧朝贵和前导冯云山为国立功的献身精神，临危不惧，斗争到底。一八五九年四月洪秀全加封洪仁玕为干王时，称洪仁玕“志同南王，历久弥坚”，“板荡忠臣，可为万世法”。④在太平天国功臣中，得到洪秀全如此高度评价的，只有冯云山和洪仁玕两人。在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中，冯云山、洪仁玕和洪秀全一样，是近代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奔向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

如前所述，冯云山作为一位农民革命的代言人，不可避免地有他的缺点、错误和局限。他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

①《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8页。

②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附录，第20页。

③《金龙衣雄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711—712。

④《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第2册，第569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03页

和所代表的阶级。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冯云山没有、也无力解决当时艰巨复杂的革命任务。他幻想建立一个地上“天堂”，以代替黑暗的现实，但只找来原始平等和大同之世一类的乌托邦、正如鲁迅指出的：“现在幻想中的唐虞，那无为而治之世，不能回去的乌托邦，那确实性，比到‘阴间’去还稀少。”① 他借用宗教迷信，宣传和组织群众，这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的一种表现，也是太平天国终归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例如《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冯云山所作《赞美诗》：“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真道岂与世道同，能救神灵，享福无穷。知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人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他宣传的救世主皇上帝，充满着神秘主义、蒙昧主义、禁欲主义的色彩，本质上是落后的、保守的，既不能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和阶级矛盾，也无力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更模糊了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的认识。此外在冯云山的思想上和著作中，打下了儒家的思想烙印。其中尤以《太平礼制》最为明显。这对后来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和领袖们的蜕化，无疑是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冯云山和洪秀全在“独尊上帝、罢黜诸神”的旗帜下，采取简单激进的反孔行动，企图用棍棒把人赶上天堂，结果脱离了一部分群众和知识分

①《〈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7卷，第202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04页

子，因而他们的斗争也终不能成功。冯云山这些缺点、错误和局限，比起他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只是次要的。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必须加以指出来的。但我们不应苛求古人。冯云山的英名，不仅永垂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册，而且“闻名于欧洲。”①

①吟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38页。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05页

后　记

冯云山是太平天国开国的大英雄，杰出的农民领袖。对冯云山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拜上帝会的创立、发展和斗争，有助于了解太平军的组建、成败和发展，有助于了解太平天国的立法创制和盛衰安危。但是，由于有关冯云山革命业绩的文物资料极为短缺，以致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直至今天，还难于说对冯云山的一生已有了全面透彻的认识。在多年前，我们曾从太平天国文献、清方和封建文人的记载，以及后人的撰述中，搜集了有关冯云山史事零星散碎的资料，结合实地调查访问，写成一本知识性的小册子《冯云山》，并于一九七八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只是片断地介绍冯云山的斗争历史，初版试印一万六千册，很快就销完。后来，广东人民出版社邀约我们将《冯云山》一书修改重版。我们结合几年来从国外传回新发现的冯云山资料，如英国太平天国史学家柯文南博士从英国国家档案馆外交档案中抄录来的《冯云山胞弟冯亚戊供词》（F、O、682、253、H·3）、《花县官吏密查冯云山及其眷属情形禀稿》（F、O、68[illegible]、68／4）和《提讯冯云山亲属冯亚

邢凤麟 邢凤梧 ， 《冯云山评传》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2月第1版 ， 第106页

券等情形奏报》（F、O、682、289／3），以及澳大利亚黄宇和博士从英国传回的《谨将匪探李进富即李二供单录呈》等。这些发现的资料对研究冯云山的家庭及其早期的革命活动，很有帮助。加上我们又多次进行实地调查访问，得到若干补充材料。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冯云山的一生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写成现在这个小册子《冯云山评传》。这本书中，对有关冯云山史料的鉴别、史事的辨伪、问题的臧否、人物的褒贬、制度的得失、古今的贯通，都成了改写的重要内容。著名的太平天国史学家谢兴尧先生曾给予勉励说："将冯云山的史事写成一篇论文已属不易，写成一本著作更属难得。"但是，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加上资料仍感缺乏，这本《冯云山评传》的改写工作仍未能达到预期的要求。错误和缺点也必然不少，欢迎批评指正。

本书开始写作时，得到金应熙、陈锡祺等老师和炳然同志的指教，得到王庆成和柯文南博士的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作　　者

1983年8月于潮州甲第巷30号